

紀念高壽峯先生

曹仲鳴題



風雅

第十期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五日

執藝

劉父題



本刊報紙印普及本售價二角。

優待定戶，用道林紙精印。

期二十第

卷一第

藝風月刊

第一卷 第十二期
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目錄

- 天風樓主人高奇峯先生……………方君璧贈
奇峯先生千古……………曾仲鳴輓
海鷹……………高奇峯作
草澤雄風……………高奇峯作
達摩……………高奇峯作
寒林息翮……………高奇峯作
金魚……………高奇峯作
東風聲裏……………高奇峯作
水涯樓禽……………高奇峯作
流響出疎桐……………高奇峯作
秋聲……………高奇峯作
政本圖……………高奇峯作
花鳥……………高奇峯作
紀念高奇峯先生……………曾仲鳴題(一—三)
高奇峯先生傳……………葉恭綽(四—五)
- 奉題奇峯先生畫冊……………譚延闓(六—七)
挽高奇峯……………陳樹人(八)
松鶴遐齡……………高奇峯作(九)
高奇峯先生事略……………曾仲鳴(一〇—四)
秋江白馬……………高奇峯作(五)
紀念高奇峯先生……………孫福熙(六—七)
柳浪……………高奇峯作(八)
燃起了守歲燭……………所北(九—三)
紅葉題詩與楓糖……………錢麟莘(三—三)
秋興……………邵景濂(三—三)
我們底鄉村……………李朴園(四—五)
小王趣事……………家春(五)
貝多芬的九個交響曲……………楊秀濤(六—四)
貝多芬……………秀濤贈(六—五)

殘灰……………余既滋(四—四)

長命鎖……………張雲贈(四)

正是去年的今朝……………夏藝圃(四)

獨釣寒江雪……………方君璧作

建設之初……………黃幻吾攝

當思來處不易……………鍾枕薪攝

秋塘荷影……………楊光駿攝

石頭船……………鍾枕薪攝

鄉居……………黃幻吾攝

遠眺……………李毓唐攝

中山先生坐像……………黃心維雕

意外……………荆有麟(四—五)

讀書……………汪淑霞(五)

怎樣才配稱為摩登傢俱……………程尚俊(五—五)

現代學生必修科……………家春(五)

我耳聾了……………陳達仁(五—五)

老少……………孫福熙(五)

思往事八解……………所北(六)

我第一次出門……………劉仁慧(六)

六媽的再嫁……………夏藝圃(六—六)

甜蜜時節……………家春作(六)

遊玩……………汪佩虎作(六)

鄉村中的剪影……………王張威(六—六)

關於我自己……………成詩璇(六)

女孩兒的心……………趙鍾權(六—六)

青年的心……………林家春作(六)

人生不過是一個長夢……………宋壽祥(六—六)

晚……………自五作(六)

友情……………子蘊(七)

沒落……………勞元熙(七—七)

茫茫不可捉摸的東西……………謝勁之(七—七)

幸福的哀歌序……………趙景深(七)

玫瑰……………趙鍾權(七)

通信……………錢麟華(七—八)

勵力……………黃幻吾攝(八)

藝風社第一屆展覽會

徵求繪畫雕刻出品啓事

本社第一屆藝術展覽會，徵求社員及社外

作家出品，自即日起，至十二月十日截止。

通訊處

上海環龍路
花園別墅三號

嚶女書屋

天風樓主人高奇峯先生



方君璧贈刊

有宜心獨造之清才千里過從江水湛

憐迎棹日

奇峰先生千古

想倚樓人

曹仲鳴敬執

迹抑志出憂以長往萬嫌傳笑天風颯

海
鷹



初見海鷹于白雲山
高奇峯先生遺作

高奇峯先生遺作

草澤雄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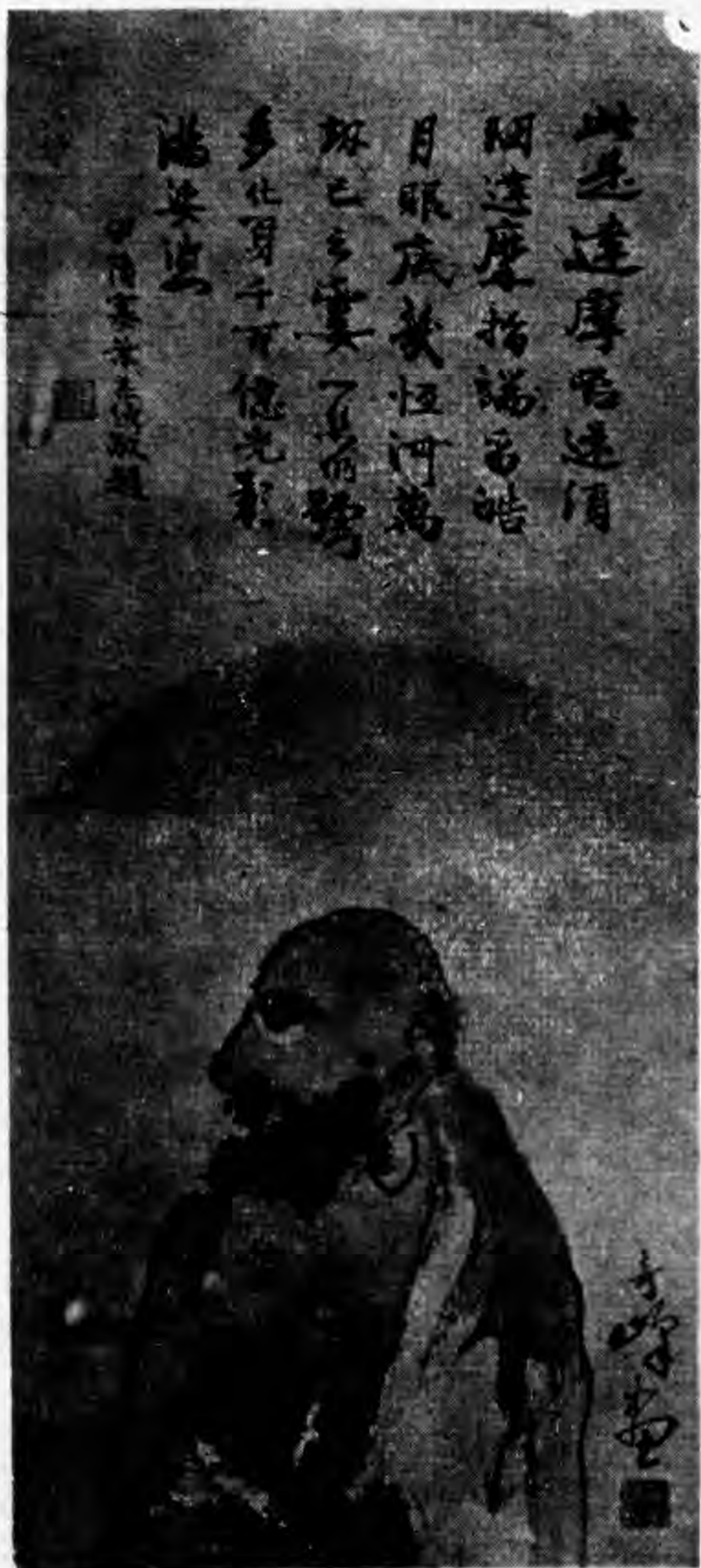


高奇峯作

達摩（葉恭綽先生題）

此是達摩悟道
烟迷塵指端
皓月眼底
幾恒河萬劫
已去雲了
而勢多化
身千百億
光影滿
吳淞

高奇峯



高奇峯作

寒林息翮
奇此子
葉恭綽



寒林息翮

高奇峯作



高奇峯作

金魚



高奇峯作

東風聲裏



流響出疎桐

高奇峯作

流響出疎桐
高奇峯作



水涯樓禽

高奇峯作

秋聲



高奇峯作

高奇峯



政本圖

建國二十七年十月一日
 高奇峯弟與生先峯奇高
 畫於濟國...
 張坤儀素未中...
 補萊乞...
 奇峯

高奇峯先生與子弟合作

政本圖



花鳥



高奇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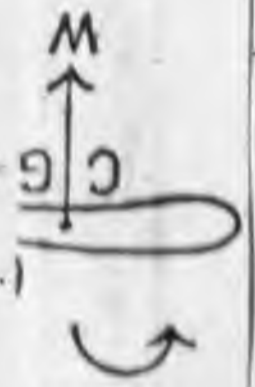
其時若
衣但G
則G則
動移身
C, P, G

難



機翼重

圖



紀念高壽峯先生

曹仲鳴題



高先生名翊字奇峯廣東番禺人少孤溺苦于學性好畫童
時已卓然成家未弱冠習畫日本學精卓思復從隨其山
川風物心有所會一寓之于畫昔譽鶴起年二十以國事端
歸于革命事功多所致力功成不居仍專力藝術所繪山
水人物鳥獸蟲魚出入百家融貫中外窮神盡奧別
開戶牖識者歎為難能丘瀛海贈以詩有云瀛海歸來
筆尤瘦丹青著于生魂奇蓋紀實也先生博學多
道繪事之餘兼擅吟詠素境超脫不主故常應教所
謂人故表現者民國七年歸粵講學遊學者已數千
人高正弟子甚眾民國十四年嶺南大學聘為美學教

授並愧地以資築室向所未有也翌年國民政府營
中山先生紀念堂于廣州規制宏闊乃高之先生將
中山先生嘗屢許為是代表革命精神新時代美
性之海鷹大軸及秋江白馬雄獅諸傑作用為裝
飾藉挾國榮由國庫酬以重值則望之隆概可
知矣常出品意大利巴黎馬萬國博覽會比利時
百年博覽會南洋勸業會教育部全國美術展
覽會中日繪畫展覽會西湖博覽會皆得最後
評獎不著者有真相畫報少年畫集新畫學美術
史美感與教化等書

葉恭綽



海南五寺多雄俊
似君家好弟兄
不道僧彌額
法護空知摩
詰矣吳生丹
喜苑奉
新開派
處殿詩壇
舊

主盟付与世人争甲乙
郊祁絳轍早齋名

去年題

奇峰先生畫冊

譚延闓



貌高奇可峰

廿載康隅同砥礪丹青寧計擬徐黃畫梅子

鶴村和靖純白堅貞真陶華陽儘有非虫諍身揚

海外尚餘枕夢滿門情未度樗才遠魂歸富忍

見珠近月似霜

廿二年重陽后七日

陳村小秀稿





庚子初九日
遊庵先生畫於
上海



春景如久思望昨奉 子不弱思一切所
詢之留亦畧答如下 方君有年先生存於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三時空之五分疾
於上海大華醫院去年政府聘方先生為
中法美術展覽會籌備委員今秋康
復會推方先生代表赴法方先生欣
然至滬方有所商榷十月十六日抵上海十七日

病作醫者謂因途中勞頓感胃合滯觸
於舊疾診治經旬迄不見效遂辭人世相
人先生及弟係於十月一日晨江淹空報告者
先生病危正擬同往視疾孰知翌早午五時
噩耗已至遂於五日到滬方得一福遺客殊
可惜也考先生少孤家貧好學不倦幼年游
日卒身攻蘇術尤好儒書學皆通曉 孫任

此漢子革命其作品如海鷹白馬獅獅決軸
均由國民政府初用中任購去藏於中央山記
念堂此三畫皆曾邀 孫總理贊許許
如當代革命精神而具新時代之真諦也
向為先生初中神識者傳達為以所居天風
樓居地劍立奇章卷一苑永為育成藝術專
審之用并以平生作品贈閱內外友誼術

館其偉大無私之志旨蓋後學人於悲痛之
中增景仰之心吾人以為高先生之述世不傳
吾國藝術界失一導師世界藝術界亦失一
名畫家也高先生行狀公推葉玉甫先生
撰述高先生為高先生友的高先生是
平玉詳此次高先生身後公事亦多賴
葉先生主持當此亂世風俗衰頹苟不重

友道如畫先生者信吾人且慰且感也
先生遺作好慎及柳人先生
賴待前之空上未
和來日及物版吾秋風者
畏寒有此生
追念死者思已盡句人生
於寂思之愴然
二裁若與如二事此存法

七

甲 曾仲鳴澤祖

青世言



秋江白馬
丁巳年
畫於
滬上
吳昌碩

紀念高奇峯先生

孫福熙

高奇峯先生於十一月二日在上海大華醫院長逝，海內外藝術界及敬仰愛好高先生的藝術者數千萬人，無不同聲一哭。

近年來，高先生在廣州的畫室「天風樓」中養病，雖然時時有作品不斷的產出，而奔馳年久，積勞深重，肺病已達最深程度。此次聞中德美術展覽會出品將於月中運輸出發，高先生是中德展

覽會籌備委員之一，而且宣揚國際文化，不遺餘力，於是不顧疾病，奮勇來滬，醫生三人竭力勸阻，終不能移，故醫生們只得暗自歎息，說這是最後的分別了。高先生在海上略感風寒，到上海以後即入醫院。豈知肺病加重以外，還加腦部發炎，以致醫生束手，無可挽救了！

年，而所作繪畫，決不苟同日本人的作風，其氣魄與筆力之雄厚，確實承襲中國藝術的宗派，而大有開發的功績。凡中外各地開藝術展覽會時，必得先生的作品以為榮；在海外的榮譽，尤為顯著，比利時立國百年紀念時，尊為世界大家，而最近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中，得法國國立博物館購藏其帆船一軸。

先生與令弟劍父先生，同在日本多。



高奇峯作

柳浪

所憾未得先生親身領導，到德國去為中國藝術宣揚，這實在是中國藝術文化的大不幸事。

高先生的藝術精粹在能振發豐贖，喚起民族精神，使中國的老大民族返老還童。中國的辛

家革命以至於國民革命，就是高先生的藝術的目標。

最可代表高先生的藝術思想者，有「海鷹」與「草澤雄風」等數幅，完全代表他的革命的思想，故中山先生每多稱道，革命成功以後，廣州建立革命紀念堂，特保藏高先生代表作品，尊為國寶。

中國國民黨的最大光榮，也就是民衆同情於國民黨的一大原因，是國民黨中有許多能詩善畫的文藝家，汪精衛于右任諸先生之詩，高奇峯高劍父何香凝陳樹人經子淵諸先生之畫，都是有力於革命，而不必用宣言標語，使人從之者如歸市。可惜，以文藝成功革命者，至今未見栽培文藝的根基，連一個博物館也沒有。我想，爲紀念高奇峯先生，正好成立一個藝術館，收藏高先生的作品，同時採集凡有藝術價值，有影響於現代社會者，可供凡我國民及觀光的東西

洋人的賞鑑。這正是繼承高奇峯先生的遺志，也就是紀念高先生之意。

高先生終身不娶，遺命以所居畫室天風樓捐作公有藝術團體之用。所有平生借貸與人的字據甚多，令其門人張坤不幸竟棄世長逝了！

人文月刊——開發智識之鎖鑰

本刊除注意現代

史料每期登載有

系統之著作外並

有最近二百餘種

重要雜誌要目索

引包含各科學術

爲學者著書立說

青年修學作文所

必需之參考品

尤爲圖書館學校

及公共機關必備

的刊物

明代鹽務政策概觀

日本能保持其帝國否？

日英在華經濟地盤之現狀

烏目山僧傳

張先生煥倫傳

相老人語錄

天南回憶錄

北都覆沒（續）

讀書提要

農村教育

大事類表（十月）

新出圖書彙表

最近雜誌要目索引

何維凝

堅冰譯

吳博民譯

沈恩孚

徐景賢記

施伯讓

問漁

另集每册三角

郵費二分半

全年十册國內三元

外四元八角郵費在內

預定

總發行所

上海辣蕪橋路亞爾培

路四首南緯康壽公館

人文編輯

所

代理處

上海 生活 商務
香港 現代
大東

燃起了守歲燭

所北

——苦茶草之三

分明無事夜，

也作不眠人。

是一個淒清的寒夜。風還不大，祇

從窗縫裏偶而穿進一絲絲來，高掛着的

白洋紗窗帷，便輕微的動盪起來，鬚髯

初春的和風，掠過那流澌方泮的池面，

漾起如可愛的小姑娘的淺笑的渦紋。街

巷是已沈寂無聲了，——也許因為這校

舍離街遠，聽不見夜市的喧鬧；但遠遠

近近噼噼拍拍的傳來了陣陣的炮竹聲，

振破了沈寂的夜空，警告人們以一年將

盡，時間的齒輪，已匆匆地滾上新的軌

道了。

人們畢竟是戀舊的，幼年夢幻般的

過年的快樂，是誰都不會忘掉的呢？即

使不能再回到那境地裏去痛快的享受一

番，但藉着想像以追尋往事之痕於萬一

，也算是慰情聊勝無呵。本來，在「等

是有家歸未得」的我，原是無可無不可

的，何況，忝為智識階級？無奈還是未

能免俗——我想起了守歲燭！

我於是特地燃起了兩枝長長的紅燭

，插上銅燭臺，分開左右安置在一張鋪

有純白絨氈的書桌上，映着粉垣，恬靜

的光，增加了室中的暖意。豔豔的紅，

亭亭的影，橄欖般大小的火簇，向四面

輻射着，暈成一輪淡紅隱隱的光圈。我

歪身在榻上，凝視着，屏息的沈思着，

想從這淡紅的光圈裏尋出些美妙的前塵

昔夢，以點綴這將廢的除夕，客中的殘

夜。

人是在回憶裏生活着的；在他掙扎

着現在，希冀着將來時，每每會往溯到

過去，回味那已往；從這裏安慰了現在

，生發出將來，雖然所謂回憶往往是含

着血淚的苦味之盃。但是在不堪回首的

我的過去，有什麼是值得回憶的？我儼

儼地到了這攘攘的人間，又儼儼地度的

了念幾個的春秋，深印在我心頭的是些

什麼呢？——父母的死亡，家門的衰落

，親朋的笑落與白眼，自身的孤單而飄

零；那鏗心刺骨的哀愁，那血和淚所釀

成的灰色的生命，什麼是值得回憶的！

想到旁人有着美麗幸福的童年，絢爛在

生命歷史之首頁，足夠終身甜密的回味

；我幾乎要不承認我是已經有了這二十

年的灰色的生命，我將撕掉這生命歷史

上的最初幾頁，——滿塗着淚痕和血跡

的幾頁，永埋在「忘却」的墳墓裏，再

不用「回憶之鏟」來發掘牠！此刻，在

這樣淒清的寒夜中，這樣明藍的燭光裏

，我這孤獨的飄零者，凝視着，屏息的沈思着，走向回憶之國，在亂麻般的往事裏搜尋，我的美妙的前塵昔夢究竟在那裏呢？我悔不該自尋煩惱！

可是，我終於長大了，從悲哀與痛苦之藪裏掙扎着長大了。泥縫裏久經風吹雨打的一顆小草，於是昂起頭來；我從這時起，才知道世界上有個我，而且我是在生活着，我從此便得了新的生命。——這是在我插足到天真隊裏以後的事。

出了中等學校的門，飢來驅我，便像煞有介事的「粉條黑板作講師」了，然而我從此得了新生。圓胖的小臉，紅潤的雙頰，靈活晶瑩的眼珠，不完全的語句，幼稚的愁癡與嬌態；這一切，都包圍着我，使我歡忻，使我融化。我於最高興地在這真的世界，愛的空氣，美的供養裏一淘跳着，跑着，說着，笑着

；放情地唱着歌，自由地讀着書；使我忘掉過去，執着現在，希望將來。我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所未嘗享有過的，可讚美歌頌的童年。我何嘗有過滿塗着血跡和淚痕的灰色的生命，我的眼前是何等絢麗而燦爛？「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我已是另一個了，是我的新生！

我覺得我雖是個人世孤獨者，雖然沒有家，沒有親人，沒有一切人們應享有的愛，但我自信有所愛的而也是愛我的小朋友們，這是在我不幸中猶引以自傲的。自然有時我也為這得着煩惱。這是已沒有辦法的事，他們的影子佔據了我的心，無從拋卻，也不能拋卻。現在有許多孩子離開我了。祇要幾天不見他們來，我的心便懸着，起了輕微的焦燥，還蒙着一層淡然的悲哀，再沈思時，更感到空虛，冷淡得一無掛礙。但這祇是剎那的激悟，而悲哀和焦燥，終是盤

據了我整個的心田，也許，這真有點癡吧？有人說做教師的如娼妓，應當專以送往迎來而無所留戀的；至於學生，一班去了又有一班來，以娼妓例之，自無留戀的可能。但我究沒有墮入平康，對於略有關係的人，還不能漠然於他們的去留；也還做不到「天寒袖薄，暮倚修竹」那樣的幽閑貞靜的品格，無所愛惜地超越着而不執戀着一切；我正同平凡的人一樣，愛着自己所喜的，同時也憎着自己所惡的。不過太猶傲了這一點，自己也覺得，對有所惡者嫉之如仇的脾氣，一直沒於改，將來也不會改，而對於所愛者的執戀，正和嫉惡的脾氣同樣的執着，兩不相下，這也就是一切煩惱愁悶糾結的根源。

——誰又想得到呢？生命的創痕與隱痛，是如泥裏的草根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當那昏燈搖影的獨坐的靜夜，遠聲驚夢的孤眠的清曉●

又或是紅杏枝頭喧鬧着的春意，芭蕉葉上瀟瀟着的秋雨；夢影迷離，幽思無窮。勾起了靈魂深處的創傷，掀開了已逝的血淚之幕，自然是一番悲涼的意緒，引出絲絲的熱淚。現在，在這樣淒清的寒夜中，這樣明燭的燈光裏，我這孤獨的飄泊者癡想着，屏息的沈想着，不用說，回憶的悲哀是當然會有的，我又爲什麼定要遮瞞呢。

這時我所想起的，不是一「秉燭夜遊」和「洞房花燭夜」的賞心樂事；也不是一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的細膩風光；更不是「故鄉今夜思千里，霜華明朝又一年」和「臘燭有心還惜別，替入垂淚到天明」的踴躍愁愁，依依別恨。卻祇是迷茫的，綿邈的，一葉心舟無主的飄浮於空虛之海裏。不知不覺的，有一種莫名的淡淡的哀愁襲擊了來；漸漸地浸到我的眉頭，眼底，心，以至全身。彷彿一隻小蟲，也許是

一隻有爪的手指，輕輕地從我的心上爬過，不覺得痛，也不覺得癢，祇是索然的煩亂，如一把搓揉過的頭髮團，凜然的塵埃，如負傷的獸作最後的掙扎。這樣的在混濁裏呆坐了些時，慢慢地清醒了過來，哀愁的面影也漸漸顯現了，是辛辣的，不復是淡淡的了，於是如久離母懷驟得相見的嬰兒似的，滿腔委曲，祇有付之一笑了！清然的清淚，撲簌的流落，是辛辣的，同時也是痛快的。呵！淒清的寂寞之感與孤獨的悲哀啊！

在平日，誰都羨慕我的飄然一身，得如野鶴閒雲般的自由；在有着室家之累而桎梏了個人自由意志的朋友們。這在我自己也覺得，有時且引以自慰，自由而寧靜的心靈，是多麼難得而可貴啊，我似乎非常可以傲岸。但這終於是主觀的片面的觀察，人的這面心鏡，往往是明瞭的照着旁人而留着黑暗而遮住自己的，即如眼前此刻，夜靜天寒，殘年

向盡，獨影幢幢，百感叢集，寤思之來，有不能自己者，固不待一人言愁，吾始欲愁」了，雖然循環着的年復一年的來去匆匆，已並不能引起我對牠怎樣的注意。人都是有家的，都得去尋求歡樂，平日圍繞着我追嬉笑的天真的孩子們，也不會再到我的身畔來了。糖果滿握，燈光如雪的境地，那比得學校的寂寞與清冷？爸媽姊弟圍爐歡聚，語笑溫存裏，誰還憶起流浪者的孤單與飄零！這又那裏怪得，小小的他們。——我哀悼我那依舊虛空的新生！

回去吧！我真想回去了。可是，又回向何處去呢？厚着臉說，「我也有個家哩，我也要回到我的家裏去！」但是，在那裏沒有我心愛的人，也沒有真心愛我的人！我貯滿了益眶熱淚，這淚是我幾年來孤單，飄零痛苦的生活所釀成的，我要在真心愛我的人的面前儘量的揮灑，我想從這裏得到我的報酬和安慰

。可是，我向何處去找真心愛我的人呢
，我我盈眶熱淚，又待洒向何處？孤單
，飄零，痛苦的生活，將終我的一生，
弱小的我，何能避免運命的鞭策！真心
愛我的人或者還有，但是，上帝呵！我
將怎樣去找尋呢？

窗外一陣寒風吹過，送來一片噼拍
的爆竹聲，簫聲飄漾起來，燭光搖搖欲
墜，我從沈思中醒來，感到悚然透骨的
寒冷。定神一看，依然是藍藍的紅，亭
亭的影，橄欖般大小的火燄，向四面輻
射着，暈成一輪淡紅隱隱的光圈。我不
敢再看，我怕再見那慘淡的童年，灰色
的生命，虛寒的再生！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
乾」，無淚可落，有愁欲瀉，我於是提

起筆來。——

我流淚了，在一個淒清的夜裏，
死的沈默籠罩着我，和我的影子；
也想借顫抖的燭光，溫起我心灰的
暖意，
這悲哀不知來自何方，祇潛伏在我
的心頭不死。

這悲哀不知來自何方，祇潛伏在我
的心頭不死。
我已無法記起：那粉紅色的夢玫瑰
花般的紫；
那青青的一段，也已在寂寥孤獨之
中消逝；
牆上的鉛灰一片，迷茫裏浸漾着心
的疲敝。

墮下的鉛灰一片，迷茫浸漾着心的
疲敝，

閉着眼睜完這酸盃，舌端留得淡淡
的甜味。
掉過頭來，我得正視——這萬花筒
的甜；
爬上了生命的竿頭，也不容歡爾而
退！

爬上了生命的竿頭，也不容歡爾而
退，
求沉下去！——古井的波；心頭的
淚。
引滿了希望的弓弦發出力的箭矢，
我想這樣說：「誰謂荼苦？其甘如
齊？」

紅葉題詩與楓糖

錢畊莘

對羨夢秋燈，聽煎愁秋雨，越覺枯坐無聊。隨手從案頭撥來浮生六記；胡亂翻了一回，發見一片退色的楓葉，夾在書中。把玩久之，終於追憶不起它的來歷。已而思路一滑，聯想起『紅葉題詩』的典故；繼而又想到『楓糖』。

葉上題了一首詩，放在御溝的上流，使它流進宮中去。詩云：

『愁見鶯啼柳絮飛，

上陽宮女斷腸詩。

君王不禁東流水，

葉上題詩寄與誰？』

最後，最後我感到『聯想』的散漫與飄忽，不禁爲之莞爾而笑。

既是這麼想起，就這麼寫了下來。

一、紅葉題詩

唐僖宗的時候，于祐於御溝中撈得

一片紅葉，葉上題着一首詩。詩云：

『一入深宮裡，

年年不見春。

聊將一片葉，

寄與有情人。』

第二日，于祐也找了一片紅葉，在

去：叫于祐收藏起來。

過了不久，適值僖宗旨許宮女從人

，韓夫人恰巧嫁了于祐。他們倆成禮之

後，于祐於箚中取出紅葉相示，說：『

現在可以謝媒人了！』

韓夫人見了，也於箚中取出紅葉給

于祐看，說：『當時隨意題詩，不料爲

你所得；而且你的也落我之手：可見姻

緣自有天定，決非偶然的！』

接着，他們倆又做了許多定情詩；

極盡倡隨之樂。後人因爲韓夫人的定情

詩中，有『方知紅葉是良媒』一句，便

將『紅葉題詩』四個字做了這段佳話的

標題。

二、楓糖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這是唐人杜牧的山行詩的結句。我

們讀了，誰都會想起秋林中的楓樹的紅得可愛吧。

然而楓樹的可愛，也祇在葉『紅』的一點上，每屆秋林清淡的時節。

但是，楓樹除却葉紅得好看，可還有別的用處沒有，倒不會爲我們想到，就是連夢裏也沒有。

糖的原料是從什麼東西裏取出來的？

『甘蔗！』這是誰都知道的囉，是不是？

還有呢？

『歐洲人也曾經從蔗，糖（蔗菜）和各種果品裏取得。』讀過歐洲地理的人，也會這麼補足。

還有呢？

『……』「唔，沒有了！」

這是美國人發見的。他們因爲本國出產甘蔗很少；向外國買進糖去，太不

經濟：於是便向各種植物中去找尋糖的原料。——現在已經給他們找到一種含有糖汁的樹了。

他們找到了什麼樹呢？

『楓樹！』不要奇怪；快縮進舌頭去。

楓樹裏有許多糖汁，可以製糖。美國的鄉間的每年三四月裏，總有不少的婦女，在幹採楓的工作。採楓的方法，和我國採漆相仿。先在樹幹上用小刀戳了一個小圓洞，在洞裏插着一個竹管，讓糖汁從竹管中流出。再把從竹管中流出來的糖汁，拿來熬煮，或者放在器皿裏晒着，就可成爲一種絕好的飴糖。

據說，美國的楓糖，現在已經每年可以造出幾百萬担了。

歐洲的德國，也正在開始種植楓苗，預備製造楓糖。

我國中國呢？——中國人恐怕依舊

沒有想到。

我呢？——我却做成了兩句打油詩，詩云：

『從此糖家成鼎足，

甘蔗蔗廠又丹楓！』

一九三三，十，十一夜半於申江旅次。

秋興

邵景濂

一個秋天的下午，朦朧的細雨，斷續的下着，夾着幾陣秋風，庭前已經成熟的葡萄，一個個的從棚上落下，我和幾個同伴，撐着傘，穿着皮鞋，搶拾雨中紫紅的葡萄，我們追逐着，嬉笑着，雨聲風聲，合着我們的歡笑聲，成爲一片和諧的樂調。涼爽的空氣振刷我的心靈，充滿着說不出的快感，我遺忘我還是人羣中的一個。

我們底鄉村

李林園

我的縣城，去平漢路六七十里，舟行要二三日，車行一日已足，步行亦要一天多。

我的村莊，去縣城十里，少壯的人，在兩個鐘頭可以來回。

但我的前輩，有一生沒有見過縣城的，更不用說跑六七十里去看着鐵路。

記得有一年，不知從什末地方來了一個買膏藥的，騎了一部自行車，倒累得我的前輩們送了它二三里；這使我時時聯想起汽船發明的故事，那時我的前輩們，大約是以禮讓這樣怪物的心理，沿途叫罵着，議論着，驚異着，送一部腳踏車至二三里之遙的。

我記得那部腳踏車頗為不良于行，因為我們那兒的道路，在乾季多深至一二尺的塵土，在溼季多深至二三尺的泥

溝，不乾不溼的季候，車輾陷下去往往一二尺深，轍旁的淤泥結成硬塊；腳踏車自然會挑平正的地方走，到底還得一步一摔，二三里路就摔了六七個筋斗！

自然，每一個筋斗都賺得我的前輩們一場大笑。

我們住在一個四望不見山影的大平原上，我們的隣村離我們都很近；北面的苗家莊，南面的小王莊，說是相距一里之遙，但在村南村北，我們都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最接近我們的那人家的門戶；東南胡近口，說是有三里，他們村西的關帝廟，就好像是我們的關帝廟似的，我們時常追一隻蝙蝠追到關帝的大殿；西南七岔路，說是說四里，它是臨着灤河的，我們都有產業在那河邊，他們的任何人我們都認識。

灤河，是發源磁縣黑龍潭，流入于

灤沱河的一條小河；在地圖上，寫在不會粗于一條美人的頭髮絲，但那是我們村里的命脈，這只明白我們常說的「一畝園，十畝田」那句諺語的意思，就可以證明了。

在早年，我們那憑灤河灌溉的園子，大宗的出產是鴉片——長輩們僱了短工，每年一斤一塊的生煙可以得七八十塊，我的祖父都把它們藏在炕爐洞裏；我們，每人像一隻鑲鐵盒子，摘取一顆罌粟果上的餘滴，每年也可以得斤把生煙，爸爸給十多個制錢，藏起來過新年。

鴉片禁種以後，園子的大宗出產是藍靛，天氣好的時候，我家每年可以得十幾缸；碰到旺年，染坊人家到園子里去買，手里拿一把赭色的大扇子，把靛漿塗在扇子上，檢驗色氣；年頭不好，得由工人送到染坊里去，而且不能立刻

收錢，往往到二三年以後還收不到！

洋錠一上市，我們就不能再種錠了

！這之後，我們園里的大宗出產，改成黃芽了——黃芽菜，在北平叫白菜，在江南叫膠菜。黃芽從舊曆六七月種起，霜降前後要播，入冬以來才收。初收只要把老葉去掉，第二天一早起就用大車拉到菜市去，那天晚上就可以見到錢；天氣冷起來，要掘地窖子，把略加收拾的都放進去，然後三天一次向菜市拉；我們家的牲口壯，每車可以載到四五百斤；先是祖父，後來是爸爸同伯父，在半夜里披星戴月地出發，每次回來，至多有四五千制錢拿回來；只記得有一年，三車黃芽，換來一個長有一寸的小元寶——我第一次看到元寶！

那時，我們看用的制錢，整用的是錢帖子。帖子比現在的鈔票大，當中印着「天官賜福」，下面寫着一千兩千的錢數；錢，以五百為有一串，我們稱為

一吊，就是一千的意思。

後來我們用銅子兒，已經不如制錢

那樣沉澱澱地了！尤其我們一用就用大銅子兒，小小的一枚銅片，就算是四百錢，怪不得我的前輩時常嘆氣：「不過四五個同治錢那末重，就算是四五百錢了？真是人薄錢亦薄！」

十年前我們已經用到墨洋，一塊錢要值四五千，不知老人家又當作何感想？幸虧那時候還沒見用過鈔票——我們附近沒有銀行，連小小的錢莊都沒有！

現在讓我們回來說我的村莊罷。

我們有百多家人家，一條半長街，十多條過道（胡同）；整條的長街是東西穿過的；半條長街在村之西部，我們冠它叫「大過道」，實在是南通大街，北通原野的一種街。半街的住戶多半姓劉，前代出過一個書辦；長街的東截以李姓為大戶，前代出過一個武舉；因此，村西的劉，同村東的李，算是全村的代

表，時常打官司，也時常打架。

據說劉家原來有過樓，現在却只有平房，而且是破爛不堪的；李家雖沒有首富的人家，大半都是小封，所以房屋以磚片做的為多，受過教育的也不少。

我們有兩個初級小學，都在村東：

一個在街南，是以一個原來姓武，後首過繼給姓李的廩生教的，我們叫它做「前學」；一個在街北，是以武舉的幼子做校長兼教員的，我們叫它做「後學」。兩個學校都是李姓辦的，兩位先生可非常不對；我家姓李，同兩位先生都沒有惡感，因此，我的一位堂長兄在前學，我同我的一位堂次兄都在後學。兩個學校都不夠法定人數，一到視學員下鄉的時候，兩位先生就暫時講和，前學的兒童到後學充數，後學的兒童也到前學去冒名頂替——有一次，我到前學去充數，視學員及試的時候，我應答得很好

，得了一個全校的冠軍；回到本校起，我的先生很惋惜地：「瞧，你是我的學生，你可給人家爭了光！」

我們的房子都是平房：普通是用土築做牆，高粱桿上頭加泥做房頂，牆厚兩英尺，頂厚要三英尺還不止；好的是用磚做牆，用瓦蓋頂的；窗子都很少，很高，很小，所以光報總是黑漆漆的！

夏天，我們有很大的雨，往往全街變成一條河，小孩子可以在當街洗澡；冬天，我們有更大的雪，雪從人家挑出來，堆在街心，時常堆到一丈多高，對門隣舍隔着雪堆說話，而且堆到一兩個月都不肯融化，所以冬季的交通用車是往往困難的。

我們沒有吃大落水的習慣，大約因為雨是不大的原故：我們村東有一口苦水井；在忙季，我們同牲畜一樣吃那口井里的水；在閑季長工們要從黎明起

身，到相距三里的滏河邊去挑水，而隨

晚，則大家挑個筐桶，牽着牲口，到那苦水井邊去飲牲口，順便挑担苦水預備洗東西用。因此，一到太陽落山之後，筐桶在鐵担鈎上吱吱地響，亂彈河南調在長工們嘴上呀呀地響，牲口的蹄子在發亮的街道上響，攪着全村的炊烟，雞狗，小孩，女人，真是熱鬧非常！

我們不大有樹木，如果有，就都是老的；我們的鳥類不多，所有如烏鴉喜鵲小小蟲（麻雀）之類，都是喜歡說話的傢伙；烏鴉在老樹上做窠，小小蟲在人家房窠頭，在日出日落的時候，它們總有說不盡的話，而且個個都那末高聲的！

在春天，做工的人們到里地去耕地，天還沒明就聽到拖車在街上響；老人同小孩子們，都喜歡睡覺，一睡就睡到日出三竿，母親們那時候才燒好了早飯，開始梳頭洗臉。

在夏天，我們小孩子要到地里看麥

子，最有趣的是，就地掘一個土窖，四處找些引火物，把將熟的麥穗在火上燎，燎好大家圍着吃，隨了大家都帶着一嘴污灰回家。要是有月亮，大家聚在空地上碰拐，打瓦，說笑之熱鬧也不減于麻雀。

在秋天，白天到地里看玉蜀黍，照樣可以燒玉蜀黍，燒豆角，燒黃豆，照樣可以帶着一臉鬍子回家；否則同貴家的小朋友們去割草，多半可以跑到滏河的西岸，回來時，把草簍子頂在頭上，赤身裸體地從滏河的西岸浮到東岸然後穿上衣服回家；貧的，一簍草可以買二三十個制錢，我們把草喂給自己的牲口，至少給家庭省二三十個錢。

冬天，我們多半在喂牲口的煤油燈下，聚下十多個小朋友，三五個老頭子，這些神奇古怪的故事。不用說，這些故事都是這些前輩們從他們的前輩那兒

聽來的，而他們可應有儘有，好像越聽越多的樣子；他們最多是關於鬼的！我們最怕鬼，我們也最愛聽鬼，有時候，就是有月亮我們也不敢回家，而且時常從夢里驚醒；但一到上燈的時候，我們就又在那兒聚合，立刻要求他們說鬼！

無論在春夏秋冬的哪一季，我們天總是藍的。

我們也有天地的色彩統一的時候：在夏季，整個的大平原都披起碧綠的衣衫，那時天也有些兒綠。放眼看起來，好像我們是在青綠的一團中的一顆小小的肉星；在冬季下雪之後，整個的宇宙成了一個大銀球，人物好像是銀海中的一隻浮鷗！

我們色彩很簡單：一塊塊綠的是樹，一塊塊黑的多年不易的瓦，一塊塊黃的是泥牆籠罩了藍色的天空！要是在早晨，一切色彩都籠罩在一種玫瑰紅的統調里，尤其那黃泥的牆，它們那樣美麗

的橙黃色；在雪下，一切變成黑白的對比色；在雨中，一切變成銀白的黑青！

我們愛我們的村莊，那兒有我們幾十百代傳下來的祖產與祖墓，因此我們不願意跑出十里以外去。



貝多芬的九個交響曲

楊秀濤

樂聖貝多芬 (Beethoven 1770—182

)，他是十八世紀樂壇上的明星，他的成功，不像蕭聲 (Chopin) 的全靠天才，不從教師，而獨出心得。又不像莫紱

(Mozart) 的音樂天才，曝露極早，進步

迅速。貝多芬一半是天才，一半是苦心鑽研。晝夜不捨，除音樂外，別無他物

，所以到他老年的時候，目盲耳聾，都

是為音樂而犧牲，可是他的大名，不僅震撼歐美，並且瀰漫全世界，直與天地共垂不朽，這就是他所得到的代價。

氏生於德國哥落尼城 (Cologne)，

其父雖然知道一點音樂皮毛，但是非常

笨板。貝多芬年十一歲的時候，就列席

於戲園樂壇，十三歲，更從一位好教師

萊菲 (Neefe)，關於技巧與樂理，獲到

很大的進步。年十七歲，遊覽奧都維也

納得遇大音樂家莫紱，到是十分愉快，

然同時他的母親去世，就給了他一個無

限的悲哀，與極重的家庭負擔。在此困

難中，又刻苦奮鬥五年，復由皇家派遣

至維也納，繼續研究音樂，五年之中，

心定神怡，寫了很多的樂曲，九個交響

曲，緩急合奏曲等，都是他的傑作。

他的九個交響曲，既是他的作品

的結晶，當然要引起很好的音樂家與嗜

好音樂者生無限的羨慕與崇拜。他所作

的曲譜，與旁的音樂家，趣味各異，嘗

聽音樂之人，在音樂會裏，不看節目，

即能辨別為貝多芬所作。在他的九個交

響曲之中，余以為第六個比其餘一切為

最美。他在鄉村散步的時候，同他的朋

友說，小溪的急流，瀑布的奔放，與夫

樹上的黃雀，草中的布穀，天空的鶯燕

，叢草中的鶉鴉，一切鄉村自然景色，

都使他得到作這第六個交響曲的極大幫

助，構成他的絕世佳作。狂風暴雨，人

人畏避，彼則抖擻精神，興緻獨厚，馳

至深山曠谷，利用雷霆風雨的響聲，作

他作曲時的參考，所以他作的第九個交

響曲，極盡人世間的悲哀淒涼，如果音

樂家將此曲演奏於深山曠谷之中，聞者

靡不聲淚俱下。他的曲譜，悲慘的，聞

者感慨，快樂的，聞者喜悅，雄壯急切

的，聞者可除却抑鬱與煩悶，勇氣增高

精神奮發也。所以在歐洲各國音樂會裏

，如演奏貝多芬的交響曲，莫不興高采

烈，爭先恐後，早購坐位，洗耳恭聽，

會場裏不聞嘈雜聲，咳嗽聲，腳步聲，

比較深夜萬籟俱息的時候還要清靜。聽

奏的神情，呆如木偶。或俯首閉目，或

貝多芬

ADAGIO de la "Sonate pathétique"

(Op. 19)

Pour Violon seul ou Mandoline

Transcrit par
GASTON MARCHET

Adagio cantabile (♩. 56 à 60 environ)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ten staves of music in G major, 3/4 time. The tempo is marked 'Adagio cantabile' with a metronome indication of 56 to 60 quarter notes per minute. The score includes various dynamic markings such as *dim.*, *mf*, *f*, *decresc.*, *pp*, *cresc.*, *sfz*, *fp*, *pp*, *un peu retenu a Tempo*, *un peu plus f*, *dim.*, *pp*, *sfz*, and *piu p*. There are also performance instructions like '(p)', '(cedez)', and 'a Tempo'. The music features a mix of eighth and sixteenth notes, often with slurs and accents.



注目凝視，真有超逸物外，羽化仙鄉之概。他的第四個交響曲，極近民衆化，在法國尤得一般普通社會的歡迎，音樂家演奏尤多。余一次在電影場裏，聽到本曲的一段，不知不覺，兩目緊閉，不看電影而聽音樂，且忘却吾身之在電影場。他的九個交響曲，均各有特別

好處與特殊趣味，而余獨注重前面所述三曲，因為接觸較多，印象尤其深刻。他的天才與熱情，不惟震動了當時全歐各國的帝王，文學家音樂家與民衆；就是鼎鼎大名的莫煞，亦大爲驚異，嘆服奇才。一八一四年，於維也納萬國學會，得到紀錄之最高點與極大榮譽，復受德皇之聘請，演奏於宮庭，曲未畢而德皇之皇袍後面，觸爐焚燒而不之覺，一時傳爲美談。他一生都處貧困的境遇，一生都努力於音樂，留下光明的藝術，與日月照耀並垂不朽。這是值得我們後學仰慕，崇拜，與效法。

線 路

刊 月 半

目 要 期 五 十 三 第

民族復興與保存國粹及復古	何思明
什麼是民族運動的障礙物	趙南柔
中國民族性之改造	吳德恩
統制經濟論	何適黃
一般經濟史一序	金福申
統制經濟前途與經濟委員會成立	陳如波
說和做	劉志水
空談與硬幹	許志權
渭水河與剃鬚子	柯秉權

主編：線路社

南京太平路四一四號

價目：

每册五分，每半年六角，全年一元，郵費在內。

殘灰

余既滋

一、一九三三年九月×日的一封信

「××：你若不先看具名，你會猜不出寫這封信的人，因為隔了五年，我的字體也大變了，你是認不出的。要是你先看了具名，那麼你更會猜疑不定，為什麼我忽而寫信給你了呢？」

但是，不要詫異，我告訴你罷，我寫這封信的動機，起於昨天的相逢。——相逢，你不相信罷？我得告訴你，非但相逢，我還指導了你呢。昨天下午你不是在國貨公司買蝴蝶呢麼？大概是給你的女人買的吧？你不是在三四種顏色中間選擇不定麼？你那皺着眉，翻來覆去的樣子，真窘啊！但是到了後來，

有一個摩登的少婦走了過來，她看

到你，而且看到你的窘態了，你可是沒有看她的，是的，她記得你遇到摩登的婦女，是從不敢正視的，她本來想招呼你，但一轉念，她覺得這是多事，不如暗中給你一個指

導，替你脫出窘境。於是她走近店員邊，用了這幾年來所慣說的另一種話，選了一種顏色花紋却適宜的蝴蝶呢，自己買了九尺，就走開了。但她並不走遠，立定着在望你，只見你很有把握地，叫店員把她買過的一種呢，剪下九尺。九尺，這也得了她的暗示，真是好學生，她在那裏笑，但不僅笑你，是笑那

一切沒有替夫人買衣料的當眾的男子。

我不說，你也明白了，你是當面錯過了見我的機會，你也許只還記得我所穿的衣服顏色吧？

不過我有點後悔，我不該有那一轉念；那時同你說幾句話多麼好呢！我想你是不會見了我就逃跑的，雖然我知道你是很不願意見到我，你是竭力要忘掉我，并且要忘掉我所唱的歌，并且你還打碎了你的提琴，并且你還同C鬧翻了，因為他常常哼那首歌……好了，你又會奇怪，為什麼我這樣的明白你的狀況？你要知道，我在你身旁派了偵探呢。這五年來，你的思想活動，蹤跡，我無一不知。因為我同且是不斷地在通信的，她常常把關於你的消息告訴我。連你同現在的尊夫人結婚的動機，我也知道，果然是

因為尊夫人同我面貌有點相像的緣故麼。那麼，你太矛盾了，一方面竭力要從記憶中拭去我，一方面却把和我相像的人，每日放在身旁：

……

我的消息，你是一點不知道的。你同H相遇的時候，H說你只給冷冷的一個點頭，她自然不會告訴我消息給你，而況她知道你不願聽呢。不過你要知道，這五年來，我同你相逢，實在還不只昨天一次。三年前的冬天，白堤旁邊，我跟我的丈夫，也曾遇到你呢，那一次，我想你也曾看到我的，因為對面地相逢的緣故，我記得你釘了我幾眼，又會回頭看我過幾次，但是因為服裝的華麗，所以你到底不相信是我吧？也許相信了，我記得你用眼釘我的時候，臉色真是惶惑呢！

今天我爲什麼要寫信給你？一

則，上面這些情形，我覺得很有趣，要使你知，二則，我要同你辦一個交涉。據H說，你把我從前寫給你的「改造社會」的幾句話，特地裱成一幅立軸，掛在牆上。這意思，我是明白的，你這個人的心理

我有什麼不明白呢？但是我現在請求你，你把這東西燒了罷；這東西，現在是成了對於我的諷刺了。我同你離別不過二年時，我的壯志就成了灰，這中間雖有許多曲折，但你無需知道，總而言之，我成了「貓的天堂」裏的貓了。我嫁給一個當軍官的丈夫，我做了一個太太，社會思想等等，已經成了客廳裏面閒話的材料了，你再不要以爲這個女人還是五年前的女人了。

像我們這類人的生活形態，你是知道的。我對於我的生活，抱着怎樣的心理，你也是想得到的，總

而言之，我已成了一個法國式的太太，但我沒有什麼大悲哀，因為我已將意識範圍縮小了。

至於你自己呢，據H說，自從結了婚之後，也漸漸地成了家庭的奴隸了。我想你也會變成和我一樣吧？即使不一樣，你也不會有多大成就的。但你比我窮，（其實是你比我丈夫窮）也許生活的壓迫，全使你不忘社會問題……不過，這不是我配談的，不多談了。你自己珍重罷！

我也曾想過，假使我五年前不那麼執拗，居然同你結了婚，那會怎樣呢？我想也差不多吧，結婚是戀愛的墳墓，也是理想的墳墓，M他們一對，於今也不是成了平常夫妻了麼？……這也不該罷！

看了這信，你也不用重新惆悵。××，你應該看得明白點，也看

得開點。我們原來是相愛的，就是現在，還可以說是相愛，不過生活使我們不能聚在一起罷了。……

上面的話，我又多說了。我寫這信給你，只是偶然的一種衝動，不打算再和你發生一點交際的關係

二、一九三二年一月×日的一頁日記

下午獨自躡躑白堤，忽見一軍官扶一少婦，迎面而來。婦人頗似T。S，但服裝甚爲醜陋，態度也很傲慢，想T。S何至於此！再三審視，終不能決。悵然歸寓，思念頗苦，夜間下雪，燈下淒坐，作疏影一闋：

斷橋寂寂，鷺鷥鴻影，依稀舊識。欲認還遲，疑是恐非，悵望

三、一九二九年一月×日的幾首詩

集飲水詞句，成八絕，擬寄與T。S。未果。

東風那惜小眉彎，記館長條欲別難。
萬水千山何處去？不禁辛苦况相關。
夢回疑在遠山樓，斷岸垂楊一葉舟。

獨客孤衾誰念我，遺懷翻自憶從頭。
繁華如夢總無憑，聽報郵籤第幾程。
風雨消磨生死別，斷腸聲裏憶平生。

，也不望你回信，所以不把我的住址告你。本來，在我是同你再見見也不妨的，不過你的心太脆弱，見了反而不好。所以這樣就算了罷。一點殘灰，大家都不必再燃了。

T。S。

錦裙化蝶。離魂已斷無端續，多事此空花一瞥。重記起荒驛斜陽慘別，聲聲風笛。孤館深冬遙夜，有十千影事，心頭明滅。殘燭將昏，清淚成冰，漸覺疏衾如鐵。燈心一點燒殘炭，怎敵他漫天風雪。憶那年月底深盟，也似此寒澈骨。

欲話心情夢已闌，擬憑尺素寄愁邊。嫩寒無奈羅衣薄，誰道飄零不可憐！南雁歸時更寂寥，真成暗度可憐宵。荒雞再咽天難曉，愁似湘江日夜潮。小闌干外寂無聲，一片傷心畫不成。辛苦最憐天上月，留將顏色慰多情。薄寒中夜掩銀屏，一霎燈前醉不醒。別後心期和夢杳，爭教清淚不成冰。而今真個悔多情，泣盡風前夜雨鈴。我是人間惆悵客，如何更向落花行！



長命鎖 永久穩固的象徵

張雲晴

正是去年的今朝

夏藝圃

正是去年的今朝 黃葉渡頭

逝去了你秋日的瘦影 今朝又到了

梧桐落葉逐水流 流水潺潺早

洗盡我倆繁華的夢 可是呵

渡頭沙灘上依稀可尋去年今朝我倆的足印

是秋風吹散了炎威的夏陽

是蟋蟀鳴走了高槐的蟬聲

都市的繁華你遺棄了 靜悄悄的一人漂泊到

我這古老的荒村 正是去年的今朝 可是呵

渡頭沙灘上依稀可尋去年今朝我倆的足印

荒村曉月 雞聲茅店裏 秋風颯颯柳舞

我倆漫步 長堤 歌唱 「時候是早已到了秋天」

你心中有我 我心中有你 與罷歸來 你是安琪

看吧 四處田野裏 向你投射眼箭 有

勞作的苦農牧牛的玩童 在我這古老的荒村

正是去年的今朝 可是呵

渡頭沙灘上依稀可尋去年今朝我倆的足印

花影月色 人約的時候 我的面前

展放一朵鮮艷的海棠 你申訴着你人生的觀教

——人生是孩童的搖籃 襁褓中甜夢者 是

——甜蜜的樂土 天涯漂泊者是 荆棘的迷途

在我這古老的荒村 正是去年的今朝 可是呵

渡頭沙灘上依稀可尋去年今朝我倆的足印

你不寄託你的人生 你的愛情

我向你寄託愛情 你又是漂泊的浮萍

你漂泊的來 漂泊的去 漂泊是你的人生

你漂泊的生 漂泊的存 漂泊又降臨我這荒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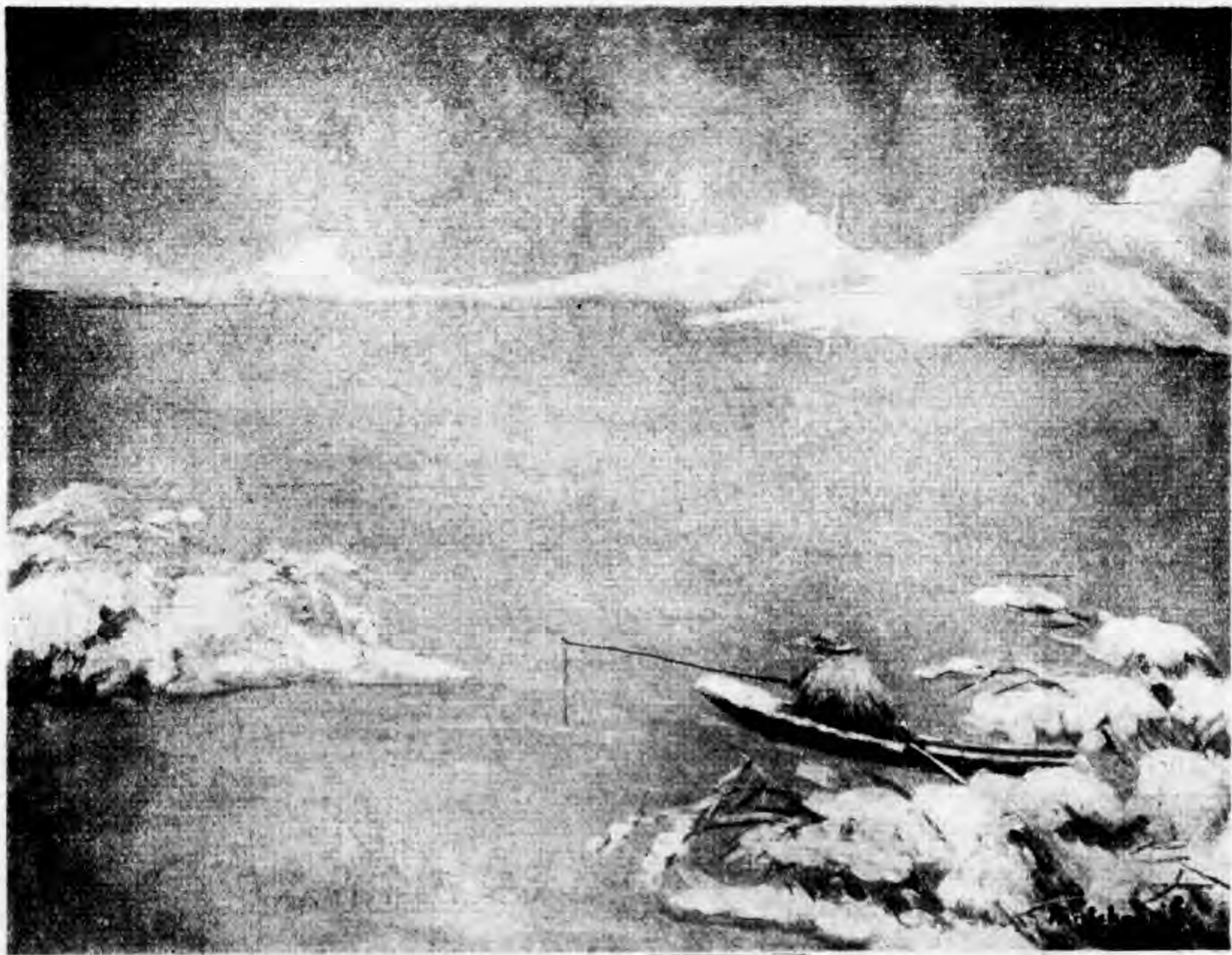
說你是秋 你又好似落花逐水流 流水早洗盡

我倆繁華的夢 黃葉渡頭 送去了你漂泊的

瘦影 正是去年今朝 可是呵 可是呵

渡頭沙灘上我倆的足印 年年年年呵是依稀可尋

——二十二年早秋寫於武昌磨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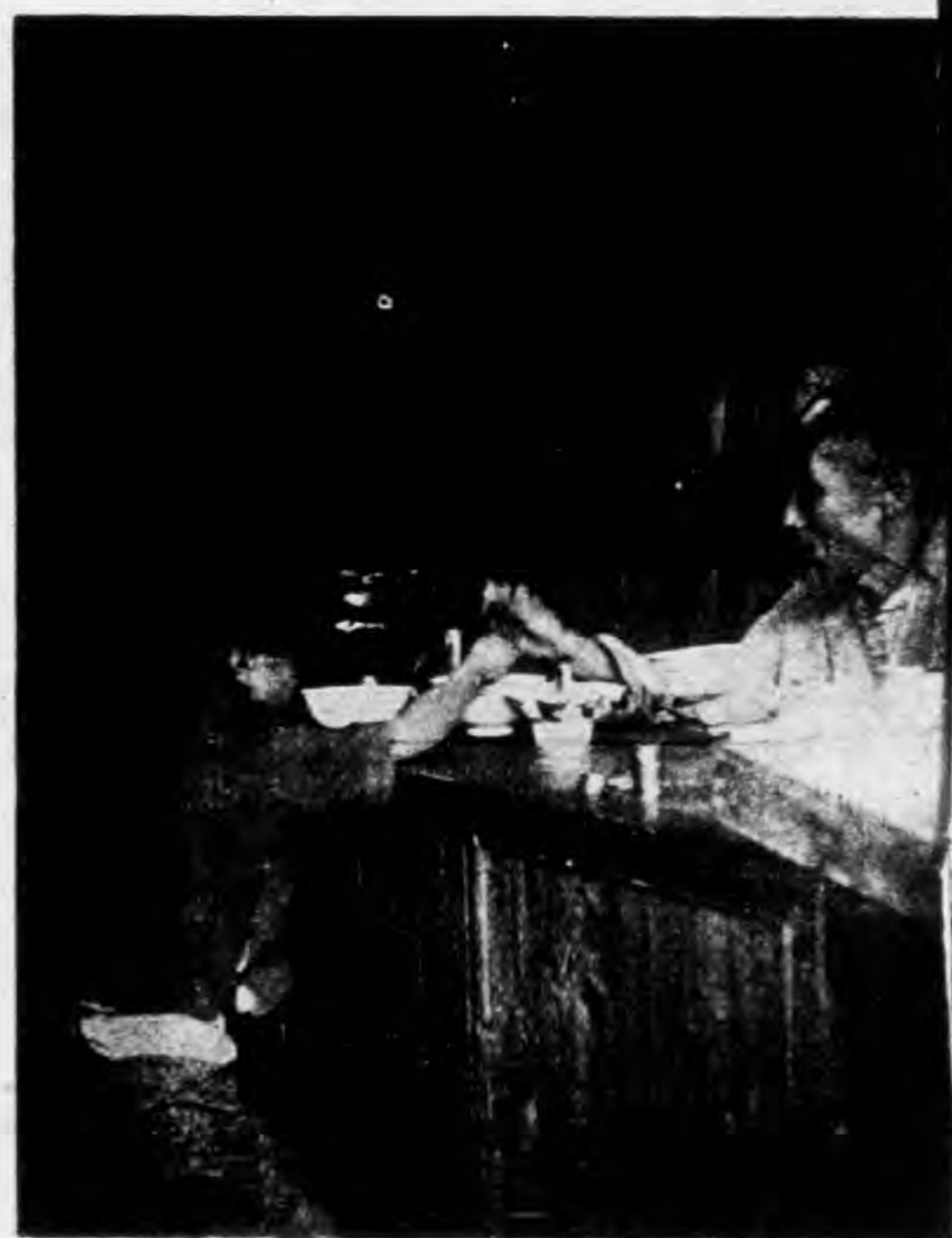
(畫油) 雪江寒釣獨

作璧君方

秋塘荷影



楊光駿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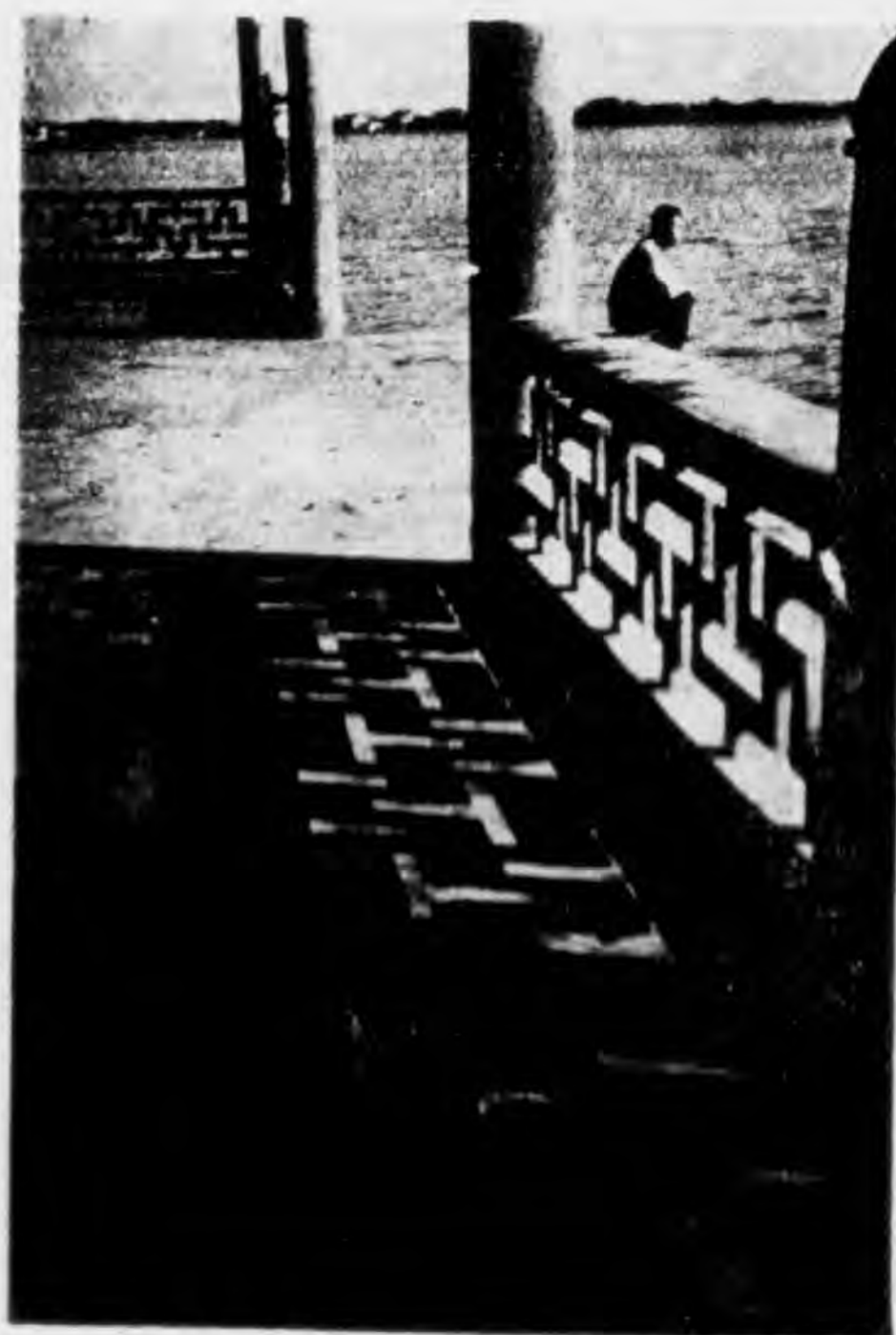
鍾枕薪攝

當思來處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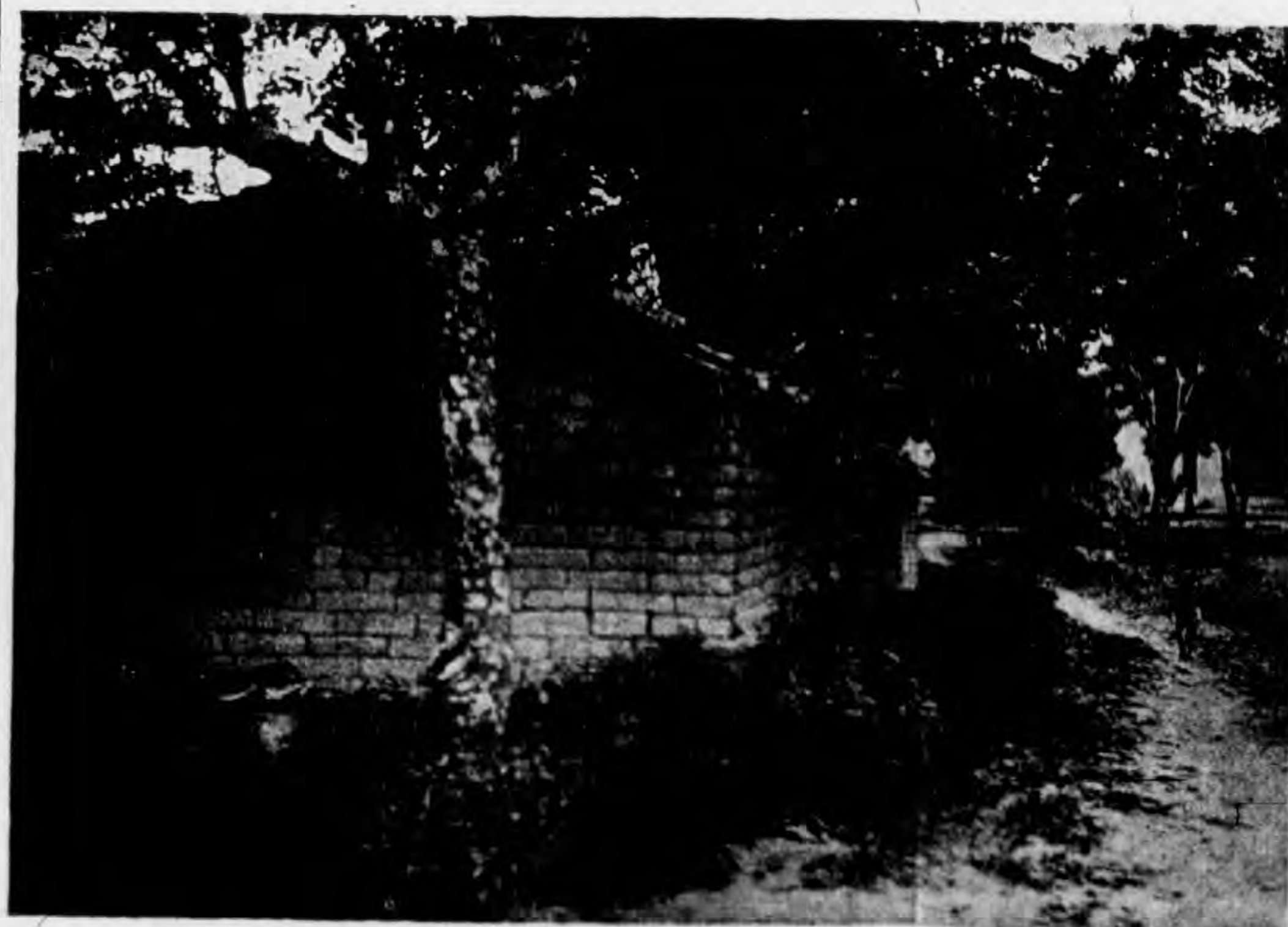
初之建設

攝吾幻黃



李毓唐攝

遠眺



鄉居

攝吾幻黃



鍾枕薪攝

石頭船



中山先生坐像（西湖國立藝專獎學金第一）

黃心維雕

「意識」之「尖端」，高舉起擁護明星之大旗，而每日電影，也就規定鐵例兩
首：凡壽月畫公司出品，下月是良期句，
其也公司出品，

意外

荆有麟

王麗卿同秦惠亭出現在王計龍局長

家的客廳裏，是一個炎熱的午後三點鐘。王局長穿的白印度綢大褂，月白色囉嘰西裝袴，黑皮鞋，鼻樑上架着寬邊的羅克式眼鏡，手指縫夾着綠黑色的雪茄，面孔是白的，頭髮是黑的，論形像，王局長要算是長短合度，肥瘦適宜，身體雖不算頂康健，但也不是怎樣的柔弱可憐。態度也從容，大方，講話更明亮，簡單。王麗卿就很喜歡這樣的人，所以在王局長一進門，同她握手時，她雖然忽而紅了臉，但衷心裏却感到愉快，想陪自己要是嫁這樣的丈夫，那有多好呢。

王局長同秦惠亭先是一陣寒暄，說自己原不懂政治，不想幹，可是拗不過

李軍長的好意：一定要他幹，沒法，是只能聊盡棉薄了，最後還問：他們是什麼時候結的婚？他竟沒得吃喜酒，秦惠亭照着在家裏時所想好的應酬語，一一答覆了，然後才講明他的來意，是要把王麗卿在王局長面前認乾女兒。

「那不敢當，我們大家年歲都差不多，就作朋友好了。只要嫂夫人不嫌棄，常來這裏玩，我是非常之歡迎的。」

「哪裏！哪裏！王老師不要客氣，我究竟是學生，而且麗卿也沒有娘家。倘能有老師這樣乾爹照顧。那是再好沒有了。」秦惠亭講完，就站起來給乾岳父行拜見禮，王麗卿雖然覺得難爲情，也只得隨着秦惠亭跪了下去，王局長雙手將他們同扶起來，嘴裏說着「罪過！」讓他們再坐下，秦惠亭却還要王麗卿拜

見乾母，王局長這回可真不願意了，他

說：——

「不必，不必，她現在住在醫院裏，也不在家。要是你們沒事的話，我們到公園玩玩去，難得這樣的機會。」

「去公園麼？也好，不過；我還有點小事，要是岳父想去的話，就教麗卿陪岳父去。」秦惠亭立刻改了老師的稱呼，將岳父送出喉嚨來，他爲要麗卿多同王計龍接近，便故意裝做有事情，留麗卿一個人在此地。說完，又將臉轉過，對王麗卿說：——

「那我先走一步，麗卿你在這兒陪乾爹到公園玩去，回頭你自己回去好啦，我到松濤巷去找一個朋友去。」說完，拿起草帽就預備走，王計龍嘴裏說着「再坐坐，」却沒有怎樣強留，只將秦惠

送到客廳門，返回來，對王麗卿說：

「密斯王的芳名，是麗卿麼？我看

，我們以後就作朋友好了，不必照惠亭的辦法，或者我們哥哥妹妹稱呼也可以，好在我們還是同姓。」

王麗卿覺得難答覆，只笑了笑，沒言語。

「那我就叫你妹妹好了。你也不要叫乾爹，在人面前怪難聽呢。倘使不見遠的話，就叫我哥哥或龍哥都可以。」

王計龍繼續說。

這却合了王麗卿的意思，她嘴不由主的就「哥哥」喊了出來，王計龍笑着，握了握她的手。

「好，這樣才對呢。那麼，我今天應該作個東道，麗卿是頭一次到我這裏來，囉吃飯時間還早，我們先生去玩一下，不知妹妹是喜歡看電影呢？還是願意到公園去走走？」王計龍說着，又抽

一下他的雪茄，身子正往起抬，看樣子，是預備坐到麗卿旁邊去，當差忽然跑進來了：

「請老爺接電話，局裏來的。」

王計龍接過了電話，回頭告訴王麗卿，說局裏有點事，要王麗卿同他一塊去。王麗卿點了點頭，就跟王計龍向外走。汽車將兩人送到三山街稅局的衙門。

一下汽車，就有警察喊「立正」，王麗卿還是生平第一次，幾乎嚇一跳，幸而王局長走在她旁邊，她還沒有倒下去。她跟着局長，走到最後進的局長辦公室，裏面有三四個人都向她點頭，她很奇怪，那些人都什麼地方認識她，怎的都同她招呼但她究竟是女學生，想起禮多人不怪的話，也一一應酬着，直等局長告訴她：請她先坐一會兒，她才停止了應酬，坐到沙發上去。局長室的人，慢慢多起來了，有的把一包紙張，送到局長面前，請局長蓋章。有的對着局

長耳朵，噁哩咕嚕咬舌頭。王計龍也真像個局長，一會兒笑笑，一會兒板起面孔，有一個穿西裝的人，不知對局長說了句什麼話，局長竟罵起「混蛋」來，那人臉紅紅的出去了。還有的，筆直的站在局長面前聽候發落。但局長却連理也不理他們，只顧自己翻紙張，麗卿坐着太無聊，看他們講話，全是小聲小氣，一點聽不清，走路也都把腳後跟抬起來，只恐怕踏跑了灰塵，而臉面又都隨着局長時時轉，局長笑，他們也笑，局長愁，他們也愁，一若人世間的表情，全是一套股，她竟氣悶起來，便站立起。

最先看見她站立起來的，當然還是王局長，局長怕她太無聊坐不住，就說：「麗妹，你可以參觀參觀，我這裏還有花園。」馬上便有一個局長稱他白祕書的人走過來，說陪她參觀，她才走出來了局長辦公室。

她先走到第一課，白秘書告訴她：

這課是管理稅收的，有的正打算盤，有的在數鈔票。還有的，拿着鋼筆在很寬

很大的厚洋紙本子上寫，白秘書一進門，喊了聲局長太太來參觀。許多人都立刻停止了工作，站起來同她點頭，她雖然覺得局長太太的稱呼太冒昧，但好像這稱呼裏邊却藏着光榮，點頭的人，又都笑嘻嘻的坐下去了。她於是又轉到第二課。

這一課很奇怪，人數比第一課的多，但工作的却没有幾個，大家不是吃着紙煙，就是拿着水煙袋在「呼哩呼嚕」。一聽白秘書說局長太太來參觀，便將吃煙的工作都停止，有的來不及滅火，連紅頭紙煙都插進洋裝口袋裏去。抽水煙的人，也多半將水煙袋藏到袖筒裏邊去，站在桌旁直點頭。她因受不慣那樣濃厚的煙氣，擰起眉頭就往外走。白秘書却對她解釋：那是文書課，事情比

較清閒點，所以大家都在談閒天，希望太太原諒點。最好不要在局長面前說起。她隨着白秘書又走進第三課。

這一課，房屋是很大，坐位也很多，但人却只有四五個，據白秘書講：這是總務課，人數本來很多，但因有一半是拿乾薪的，不到月底發錢總不來，在課裏辦公的，就是庶務股同會計股十來八個人。他們又老是忙的各處跑，就只剩三四個人坐在課裏發東西，房間裏堆得和剛生過小孩的鄉間婦人生產室，亂七八糟。有些帶玻璃的櫃子，透過光，裏邊好像還放着碟碟碗碗，肥皂，香煙，水菓，點心之類，一若機關就是職員們的家，在裏面，儘可以吃吃，玩玩，坐坐，談談，老死一生的。不然，辦公室又預備那些碟碟碗碗，水菓點心作什麼用呢？

王麗卿參觀完了第三課。正預備到花園去，已有一個職員來找了，她趕快

同白秘書回到局長辦公室，王計龍已在那裏站着等她。他們一同走出去，據王計龍告訴汽車夫，是要開到雨花樓。

王麗卿坐汽車，這是第二遍，因為剛才由王公館到稅局時，已坐過一遍了。但因先前她想旁的心思，所以就糊糊塗塗過去了，現在用心坐，却覺得比了洋軍，有說不出的舒適，彈簧一跳一躍的在她屁股底下向上湧，背後的蘇熱，也好像一張肉口，將自己的脊骨完全吞進去，面前鑽來不斷的疾風，自己的大腿又不時與王局長的大腿在一塊碰，餉不是汽車夫在前面，王麗卿定會倒到王計龍懷裏去，因為汽車的躍動，同肉的擁擠，已經使她身心蕩漾了。

雨花樓等待她的，是一桌可口的晚餐，王局長因想達他榜的目的，拼命勸誘王麗卿喝酒，而王麗卿因了環境的驅使，她是一無主張了。她想到王局長有錢，想到王局長有汽車，又想到秦惠亭

的影圖，的卑鄙，王局長親自獻給她的
滿杯的酒，一口氣嚥了下去。

多量的酒：暴發了兩人的慾望，王
麗卿被王計龍帶到德華飯店去，算總了
結了各人的心願，王麗卿原想就在德華
飯店住一夜，但王計龍却說：那樣，太
教秦惠亭下不去，終於教汽車把王麗卿
送回去，臨走時，還給了二百四十元的
鈔票，要她買幾件漂亮衣裳。

一一

二百四十元鈔票，控制了王麗卿整
個的心身，她生平從未有過這樣多的錢
，供她隨意使用，但現在她是有了，幾
月來，苦惱於於金錢束縛的情緒，在她
以為現在是完全解放了。她不將錢交給
秦惠亭，也不買什麼衣裳，只坐在屋裏
靜想：自己這幾月來生活的乏味，離家
時的景況，學校時期的理想，急切的愛
的要求。覺得：自己成了一個罪人了，
進不得學校，回不得家鄉，見不得友朋

，倘使自己是男子，那一定流作乞丐無
疑。眼前雖和秦卿同居，但秦卿亭的
粗暴與無能，自己是深惡痛絕，王計龍
雖覺得可愛，但人家是有室家的人，這
將來又怎樣了局呢？

她儘想儘想：想起她已死的父母，
想起她在小說中所記憶的人物，一種悲
憤的，悔恨的情緒，又籠罩了她的心胸
。自己在學校時的志願，到哪裏去了？
國家的危難，民族的滅亡，不是自己常
常在講演台上所認為是青年人應該負的
責任嗎？然而現在，自己竟低頭於經濟
的威脅，墮落到不可救藥深淵中了。這
豈是青年人該有的行動嗎？

王麗卿是由下午一點鐘，吃過中飯
就想起，一直想到下午五點鐘，秦惠亭
才滿頭大汗由外邊跑了進來，兩個人立
刻就衝突：

「麗！你到底告訴我，王局長怎麼
說。關於我的事情」。

「我不曉得」。

「那你同王局長都談些什麼？」

「你管不着。」

「噢！認識了局長，馬上就不要窮
丈夫了。」

「放屁！你是誰的丈夫？」

「你怎麼說？那你為什麼跟我過活
呢？」

「是你騙我來的，我並沒找上你的
門。」

「我騙你？我騙你什麼？你說！你
不要發昏，受了旁人騙，倒要在我身上
出氣，我為你負了一身債，把事情都弄
丟了，你倒這樣沒良心，哼！」

「……………」王麗卿面孔灰白。

「不願意跟我就拉倒，我沒力量養
活你這婊子。」

「你……………」王麗卿話沒講出
來，就放聲哭了，她想起秦惠亭把她從
家領出來時的殷勤，想看他沒錢時喘氣

自己的粗暴，而昨天他還逼人對王局長認乾女，如今竟罵自己是孀子，想着越覺得傷心。事實是非同他離開不可了，不然，他將來找不到事情，一定還要怪自己。於是一面哭，一面站起來，預備拿着她唯一的財產二百四十元鈔票向外走，但心裏忽感到意外而荒涼，自己已是無家可歸的人了。哭聲隨着增大了起來，秦惠亭又說了：——

「不要裝腔作勢，你昨天晚上爲什麼那個時候才回來？跑那兒陪人家睡覺去了？教我以後還能見人麼？教你去認乾爹，是爲我找事情，不是教你陪人睡覺，下賤東西！」

「……………」原預備走出去的王麗卿，忽想到：鈔票放在床底下，定會被秦惠亭看見搶去的，便復倒到床上去，還繼續着哭。

秦惠亭看着逼不出王麗卿的話，忽而想到。麗卿或者受了王局長的冤氣，

不好說，便覺着那樣罵她，好像太過分。但也不便馬上就改口，以失了丈夫的威風。便只能再出去，預備晚上回來，再同她好好講，

王麗卿看着秦惠亭走出去，覺得機會不可失，便一翻身，先從床底下拿出鈔票裝到口袋去，換了一件比較乾淨點的衣裳，也急急出了門。

上哪兒去？難題又閃在她眼前，找王計龍去吧？萬一秦惠亭這會兒也跑去，那怎麼辦呢？先住到旅館裏吧？自己是連一件行李都沒有的，人家未必肯收留。而且住下又怎麼辦呢？她蹣跚在大街上，完全失了勇氣，心想：還是回到秦惠亭那裏吧？忽然一個很熱的面孔，在她旁邊一晃，很快的走了過去，她認得那是吳小梅，但衣裳遠却沒有從前漂亮，她寬恕了她倆過去在學校發生的惡感，如獲親故一般，急急趕上去，一展手擋住了去路。

呀！一兩人同時都驚呼起來，被擋的，並不是吳小梅，而是在渭江女中時的同房李季仙。

隨了李季仙的意思，兩人走向長光巷去，那是李季仙一個親戚家的所在地，李季仙就住在那裏的。

當天晚上，她就住在李季仙的親戚家，她倆整整談了半夜心，她告訴李季仙她離家後的情形，但對於同秦惠亭同居的一段却隱瞞了過去。最後，她說，她現在住在她父親的一個朋友家裏，但那人却不贊成她斷絕家庭關係，時時勸她再回去，問李季仙贊成這個辦法不？

李季仙的意思，是要她就在南京讀書，最好兩人還考一個學校，至於回渭江，那是萬萬使不得，因爲自從她偷偷離開家庭後，渭江已鬧得天翻地覆，有人說：她是共產黨，怕被捉逃走了，有人說：她是愛上了男教員，怕家庭不同意逃走了，鬧得她的叔父，到處對人講

！倘要看見她，非把這敗壞門風的姪女勒死不可。因此；回家總是失策的，李季仙堅強的挽留她，一塊再在商京考高中。

光明又閃動在王麗卿的腦筋，她想：自己這種無依靠的浪漫生活，不見得會有好結果，那麼；再讀幾年書，充實自己的能力，到是有希望的一面，成問題的，還是金錢，她便決定：再找一找王計龍。

二二

王麗卿在晨光巷吃過早點，就跟李季仙出去照像，照過像，李季仙要看看她住居的地方，她却拒絕了，她說：「

「你不要去吧，我父親那位朋友，真頑固得可以。要是他見看我忽然帶一個朋友來，一定會神哩鬼哩亂猜疑，又要考驗你的學問了，又要打聽你的人品了，你一定要討厭。你還是讓我回去了，

好好設法弄他一批錢，咱們就可上學了，不然，也省他天天逼着我回家。」

李季仙看她說的很認真，也不便於勉強，只囑咐她早點給她個信息，兩人就分手了。

王麗卿一個人在街上漫步走着，她的計劃，是先找王局長去，但想起秦惠亭的話，說坐官的都要睡到十二點鐘才起床，那麼，自己立刻跑的去，不一定就會得着。但另外，却沒有什麼合適的地方可去，她只能隨了脚步的抬動，漫無目的的走着。

不知是下意識作用？還是馬路湊巧，她竟走到三山街稅局門口了，而前天領她參觀的白秋書，恰巧又坐着包車剛走到，白秘書看見她，心裏起了疑，以為是局長特別教太太來查訪，以便再裁人，不然，前天什麼要太太到局參觀呢？白秘書心想：這一着却被自己看破了，便跑到太太面前獻殷勤，非請王麗卿

到局子裏面去不可，王麗卿好在沒有地方去，便跟着白秘書走了進去，就坐局長辦公室。

王麗卿繃了繃眉頭，想着坐在這裏太無聊，但白秘書過火的殷勤，太太長太太短，又叫的不停，也不能不略事應酬，便問：「

「局長到哪裏去了？」

這一問，使白秘書目瞪口呆，他想不到太太原來考動的，却不料太太忽然問起局長來，而且看太太面上還有一些愁容，這大約是局長同太太生了氣，晚上沒回家，跑到什麼地方逛去了，所以太太才親自到房裏來問罪，不幸局長還沒有來，竟露出了馬脚，他因這話難答覆，只輕描淡寫的反問一聲：「

「太太找局長有什麼事情呢？」以試探王麗卿的口氣，

可是，王麗卿這一面，因為正在計劃些樣向王局長要一批錢，該要多少才

能夠自己的上學？忽聽白秘書向她找局長有什麼事？竟無意識的脫口而出——

「要一批錢」。說後，是深深懊悔了。

這使白秘書了然了，他領會局長的手段，是連太太都要到局裏弄錢的，太太既請出來了，總不能讓她空手回去的，自己要辦一下，萬一局長懊恨在心，飯碗隨時都有打掉的可能，便即刻問：

「太太要用多少呢？」

王麗卿覺得當着一個不相干人的面，講向局長要錢，已經很後悔，現在又聽見白秘書問她要多少，再也沒有勇氣說出數目來，只能含糊的說了聲：隨便多少。」白秘書就走出去了。

白秘書再近辦公室，手裏已端着五元的，十元的，還有一百元的三大細鈔票，他意：太太既不說數目，當然是希望很多，少了自己也覺得拿不出去，便

到會計處提了五千四百元的鈔票，嘴裏還說着：「會計處只有這一點了，請太太帶着，以後太太要再用時，來電話好了，我親自送到公館去。」白秘書因是局裏的老職員，很想借此機會拉籠新局長，便對太太提出以後的辦法來。可是

王麗卿竟為此嚇呆了。白秘書看着王麗卿不拿上走，以為太太是嫌少，但會計處，的確沒有鈔票了，所有的，盡是些光洋，當然不能拿，支票雖可簽，而他知道，有些長官弄錢，還不願意露痕跡，要教銀行再轉賬，那是與名譽有妨礙的，便誠實的告訴太太：

太太：——

「會計的確沒有鈔票了，現洋恐怕太太不願意要，如果太太嫌少，那我去教會計處簽一張支票好罷？」

王麗卿才說出她的意思：——「不是嫌少，我的意思是，這些錢白秘書將來怎麼報帳呢？」

白秘書才了然太太的意思，是他要在賬上不能露出痕跡來，他便很慷慨的讓太太放心：——

「這個太太放心好了，賬上自然有我們的，總要設法報出去，還能讓太太操這個心嗎？」說完便用報紙將鈔票又包了一層，並用繩子細起來，問太太是坐汽車，還是坐洋車回去？王麗卿得了這批意外錢，已將一切都忘了。便很快的，站起來就朝外邊走，白秘書夾着鈔票跟在她後頭，恰巧。大門口有一輛洋車停在那裏，王麗卿什麼也沒講，就跳了上去，白秘書將鈔票包放到車上，向太太彎了個九十度的躬，洋車飛也似的跑走了。二十二年九月，中央。

讀 書

父親特地為我們聘了一位家庭教師，每天讀一課國文。可是祖母知道了，大加反對，說是女子不用讀書，尤其是不應該叫我也跟了一樣，把她的愛孫女教壞了。

怎樣才配稱爲摩登傢具

程尙俊

我們爲什麼喜歡那些使人發生美感而對於使用上便利的摩登傢具？第一個原因是藝術對於人類生活上的功用，第二個原因是科學對於人類生活上的效能。

他某部分特製的長處，當流行着直線形的設計時，他們於是製造出許多笨重的木板的架子而已。在外形上，加上所謂『摩登』的圖案，成塊的，線條的，只有破壞全體的組織，畫蛇添足而已！

在這時代，生活的方式，比前一時代複雜，因爲如此，所以不得不在日常生活所使用的所接觸的形體上力求簡單與便利，至於科學化，這是時代原本的要求。

在中國的從事於傢具事業者，崇拜『摩登』？而不知『摩登』。

在熱鬧的馬路上的傢具店窗飾前參觀，在晚上做一些好夢的資格而已！

經濟破產的中國，一般的人們只有

適合於日常生活的使用（適合於時代的需要）而滿足人類心理以及於生理的快感與美感，這是現代摩登傢具第一個應具備的條件。

在中國，從事於傢具事業者，他們

們，她們對於日常的生活上，更崇拜『摩登』而不知『摩登』。他們從沒有

——特有的本能，合於使用者之目的！也就是說，合於科學化底條件。因此能使使用者發生心理與生理的美感與快感。

缺乏高深的圖案知識，他們只能了解『摩登』的外表的意思，他們只從事於抄襲國外的形式，而對於本國人固有的習慣上，缺乏相當的顧及。在聽到外國是流行着立體式的設計時，他們就製造些奇形怪狀的立體，他們不會再顧及利用

計較一下『摩登』的真意義，他們以爲價值貴的，窮人備不起的就是『摩登』，人家沒有的是『摩登』！其餘的條件，皆非摩登化近代化之領域也！

在這時代，因爲人類生活的突進於複雜的領域中，於是要調節與平衡這種複雜的生活，而在生活上所使用的工具

——家具上，就力求簡單與便利。在這
些單純化的形式上面所施的，當然是和
譜而單純美麗的圖案。在每個傢具的形
式，是顯明的組織成幾條線，在許多線
的平行或錯綜上將會發生出極度的和諧
與堅強的力量，去調節他的主人的複雜
的生活——其功用等於聽一節和諧而有
節奏的音樂一樣。一套很好的傢具（此
地的好，不是指質料而言）能使使用着
心理上的調和，間接使工作能得到加倍
的效力。

研究各種材料之性質，務使之適合
於大眾化普遍化的需要，為現代摩登傢
具應具備之第二條件。

人類的各種族，各階級，同樣的具
着愛美的心理，而藝術的賜與是無階級
性的，所以一件日用的工藝美術品，適
合於大眾化是為其最大的目的，一件新
式美的傢具的價值，並不在貴重與細琢
細磨的意義上，在談話中，說起「傢具

」就似乎含有一種貴族的意味，前面會
提起，一般的平民，只有在傢具店窗飾
前參觀與夢想的份兒，在日常所必需的
工藝美術品，而形成這樣的一個特殊的
階級，那不是傢具本身的錯誤，那是製
造者的不善啊！

國內的從事於傢具事業者，應聯合

圖案家從事於形式上與使用上的探討，
更須使每件傢具都合於科學的美感的條
件。

既得有好的形式與使用上的合理，
再須在材料上加以探討與研究，務使適
合於中國的一般經濟能力，而達於日常
生活上所需的一般工藝美術品能得多數
人享受的目的！

現代學生必修科 家春



我耳聾了

陳達仁

我忽然耳聾了，我不解爲什麼會耳聾。

近來我是病着，但病的是瘧疾，怎麼會連病到耳聾呢？

在我工作室的樓下是音樂教室，教室的前後是鋼琴，提琴，還有風琴，琵琶，諸研究室，往日叮叮噹噹的聲音，是沒有不噪雜的；有時聽到好手在演奏，我是最易感迷惑的，尤其那般小姐彈進行曲時，快有迫我趁早趕赴沙場，以達馬革裹尸的光耀。爲此，我每天必然很早到工作室裏工作，編編報屁股，看看急急需看的幾部書籍，在休息時便是聽琴音的好機會了。然而，今天可出我意料之外的耳聾了，什麼琴音一點吹不進我的耳朵。有人在談笑或議論什麼事，我是成了鴨子聽天雷一樣，什麼都若

無其事，什麼也都與我無關似的了。愛羅先珂止會聽，而我是祇會看，恐怕同樣是世界上最不完全的人了吧？愛羅先珂到北京時，奇怪北京怎麼這樣沉靜，給他安慰的就止有秋虫之聲。他那樣的感覺，我此時是理解了。

我偶然的推開窗門，想望望今天的太陽；忽被陽光矇閉了眼睛，我朝下看，想避一避陽光的厲害。奇怪的，下面坐着許多專攻音樂的小姐。她們看到了我，似乎大聲的在喊我，而我聽不到只看到她們的表情與動作。在她們的表情動作裏，無疑的，她們是對開玩笑笑了。我起先覺得她們都無謂的，尋尋開心罷了，所以我也舉起我的手，微笑的向她們說聲：「哈囉」這聲音我覺得沒有孩子叫響起來，可是她們哄然大笑了。

我看到S姑娘含羞臉紅，我很奇怪，恐怕是我引起她這樣的，於是我後退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我忽然的沉默起來，自己的，沉默了許久。我想我是不該開這窗門，以致使她怪難爲情了一回；不，在平常這是平常事，我與她或一時遊山玩水是常逢到人的，但從沒有像過這一回。啊！我想起來了，原因是在我耳聾的緣故，大約她向我說了什麼，我沒有聽到，于是我沒有理會她；假使不是，斷斷沒有這回事的。我恨，我恨爲什麼會生病。與其這樣綿延不休，難保笑話不層出不窮，這倒不如痛快地死了的好！唉！病魔！你的魔力實在太大了！我移個坐位，咳，我滿身麻木，幻想也就跟着而起了，過去，現在，未來，無論大小事也都想遍了，想得我時時覺起有莫大的恐怖。幸而結果給我傷感的也有；然有一種熱力是鼓舞我，我認我底前途是有望了，而且這希望可以希求到

超人的境界。這鼓舞我者誰，我不妨公開地說是S姑娘。她，我很久以前就了解她，知道她是個非凡者，與她幾度密切的經過，什麼疑難總算打破了。我愛她不是愛她外形的美，而是愛她內心的真，雖然她是沒有一刻的裝扮不比她們漂亮。紅花樣的旗袍，於她成了絕端的調和，陪襯着渾圓的臉兒，輝映着蓬鬆的美髮，像煞是個美神了，至少是現世所少有。她底性格我分成兩種不同的原素：一種是在平常觀察裏，她是林黛玉，舉止動作全都林黛玉化，要描寫她外形的話，你就想紅樓夢裏的林黛玉就是她；而另一種呢，她是十足的時代姑娘，對運動是相當的擅長，尤其游泳是她的拿手戲。普通要了解她很難，因為她的性情是驕傲的，她的個性特別的強，不願絲毫屈服於人。我，奇緣的成了是她心上人了！我有什麼好，也許她才能形容得出來。這次我病了，她頻頻地安

慰我，叫我想及她，或許會減輕我的病。我很相信她對我說的話，這也是實在情形，我當着苦悶難堪時，或疾病正劇時，我是在想念她，唯一的思念着她，有時還會呼喚她的名字。啊！我與她實在走入了刻不能分離的地步了。但，正為我這樣愛她，我這些耳聾，就更加苦痛，因為兩天的沒有與她會面！我因為是耳聾，不敢去見她，為的是怕聽不到她的話，尤其怕引起誤會，還是獨自倒在臥床呻吟好了。

可也為時時想起她的安慰，時時得到這樣鼓舞，我就不相信我的病能夠怎樣苦我了！我病？我決不相信我會生病，因為我沒生病已經八年了。咳！我是怕的，我一點兒不怕，我信我的反抗性很強，我有的是勇氣，任天大的壓迫，我還是毫不動形色的。我也相信我這病，我這耳聾病不過是暫時的，我又何用嘆息呢？哈哈！為小小的疾病而長吁

短嘆，真是再蠢笨沒有的事。十足表現是懦夫；懦夫在社會上是不需要的辦棄者呢！我？我當然不是那種人，我說過我是最有反抗性的；然而，我下意識的自覺了，反抗是無用的，現在的世界還是做個聾子好。為什麼？因為不能自由的事，太多了！什麼事都不管，這是所謂清高的美德。什麼禍端自然纏擾不到你。因為現在的社會，實在不容你說話。說得不好坐監牢，勳得不好餓斃。為此，我茫然了，究竟怎樣去做人呢？進不是，退也不是，的確還是聾子最稱安全吧？看到什麼事，笑一笑，這樣人家還會稱你是個幽默大家呢！呵！我悟撤了，至少現在做聾子是不妨事的，我願我聾下去，一直聾到可以不聾的時期為止。

十一日寫於病中。

少老
孫福照
老年人是少年人變成功的，少年人不能了解老年人的心理，老年人應該還記得自己的少年時代吧。

思往事八解

所北

我第一次出門

劉仁靈

——調寄江南好——

短籬捕蟹暗移燈。
何處覓童心？

叔寶神清原共命，
育長影好亦相憐；
顛傾自年年。

思往事，
往事一般般：

思往事，
淒絕首重回！

思往事，
欲語只尋常。

生小病愁緣靜好，

樓上高寒燈影小，

三月看花成換綠，

長從憂患詎癡頑，

相逢不語夜遲遲，

十年種樹待回黃；

欲理已無端。

似夢只依依。

○

思往事，

思往事，

哀樂兩難忘。

依約影都迷。

思往事，

○

慘綠衣裳騎日

患在爲人師，

思往事，

流蘇結子簾錢時，

一片天機唯笑謔，

事往已成空！

好夢渺難追。

十分親愛爲愁癡；

點點涼螢流照恨，

○

思往事，

思往事，

惆悵更誰同？

孩要幾曾經；

思往事，

深柳黏蟬高舉竹，

飄泊感纏綿，

站在一個角落裏發呆，我的母親打破了靜寂之後，我實在沒有聽到她說的什麼，圓睜着眼睛看她，她接着說：『寶寶，來，不要又難過，媽媽過些時候也到杭州去看你，這裏有很多好吃的東西，明天在火車上同你的姊姊（指同學）喫，錢在這隻小皮箱裏面……』我才想到了明天我要離開我的母親，我的父親，我的姊姊弟弟，到杭州去考學校了。于是我的眼睛發紅，淚水也忍不住的流了下來。

拍拍聲響，『開門』！我的父親從鋪子裏面回來了，平日可怕而尊嚴，這時也變成了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走進來看見我在哭，笑嘻嘻的說：『慧兒，你在哭什麼？傻孩子，快不要哭，明天到杭州去作一個女藝術家回來。』我撲通一聲的笑起來了，我的父親母親也隨着笑了，小弟弟也從中插進熱鬧來，跳跳躍躍的說：『噫！姊姊去做女姨小姐咧！媽媽，我也要去的。』

六媽的再嫁

夏藝圃

——鄉居隨筆之一——

「六媽要嫁人了！」這個消息支配了整個的宋村，半月來，宋村所談論的，總是離不開這回事。農民在田裏插禾也好，在地裏鋤地也好；農婦們織布的時候，紡線的時候，甚至於吃飯的時候，大家會着了，總是要說一兩句六媽嫁人的話。

這也難怪，六媽是三十歲左右的婦人，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丈夫在三個月以前還能陪伴她，現在，大家知道了這個消息——她要嫁人的消息，誰不有好奇心的談談講講呢？她的丈夫是南貨店裏的先生，每月收入的薪金，勉強能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因為他愛打幾張牌，每月的薪水總是送給店中同事們用，影響六媽在家裏過着不大寬裕的苦寒日子

。他們有三個孩兒，大的十三四歲，第二個剛剛會走，最小的一個，六媽老是抱在懷裏。大兒子，族人都說可以過在八爺的脚下爲嗣，一年前，就由她的丈夫作主，以一百串錢的代價，到八爺家裏去了。這事，六媽哭了三天，現在一提到，還是要滴幾滴眼淚。

三個月前，她的丈夫，得着肺炎的病症，永遠的離開了她。

現在，六媽要嫁人的消息，不僅僅傳遍了宋村，傳遍了附近所有的村莊。開始頭一次，六媽自己知道村裏有人要她再嫁的話風，她足足的發了一次大的脾氣，在宋村村前村後亂罵一頓。村裏人本誰也知道她丈夫還活着的時候，就同她老表發生個很親密的關係，自己連打老鴉的土塊還要到別人田裏去檢，天

天吃早愁晚的，怎能在家守志呢？大家「悲死憐生」(？)才要她再嫁，那曉得她反大大發脾氣，在村前村後的亂罵一頓。

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村裏知道「少不了」來了四次，六媽的命運就會被決定了。「少不了」是樸村一個四十多歲的農人，鄉裏做中，做保，做媒，……他都很熱心的替你幹，誰的事遇着困難，祇要他肯出馬，定能馬到功成，要是沒有他的話，事情就有幾分靠不住了。旁人也樂得請他出來維持，實在的，宋村數十里附近村莊做中，做保，做媒的事，是少不了「少不了」的。

「少不了」幾次到宋村接頭的結果，六媽是官山嘴的一個死了前妻的「糾纏子」(一)要接，財禮是一百二十元大洋，娘家是二十元，婆家是三十元，她們的外債要二十五元才還得清。媒人連「少不了」一共是四個，每人是十元，其

餘的五元，「少不了」說他跑了幾天，跑破了幾雙鞋襪，就除給他穿鞋襪了。

「公堂私禮」(二)一切在外。

一切都分配妥當了，六媽那裏誰去「響堂」(三)呢？「少不了」本樣樣能幹，會說會講，他到底是個男子，不能去進步，這回不能不少「少不了」了。大家考查了一下，祇有就「糾辯子」再拿出五元大洋來，請方媽到期那一天給六媽梳頭，先兩天對她「響堂」。

一個春風沉醉的晚上，一灣新月的銀灰色的光暈，映着淡綠的楊柳的枝影，倒映在一池油綠綠的春水池塘裏。微蕩的薰風陣陣的吹拂着柳枝搖曳，搖曳的柳枝的影兒擊破了一池春水。就在這景物宜人的春的夜晚，六媽再嫁到官山嘴去了。這日的午後，方媽特地將六媽請至宋村後的庄屋裏，(四)重新再開始她的勸告，她勸說：「這也不能怪你，鄉中除了扣子沒有銅，(五)頭頂的沒有

，腳踏的沒有，丈夫沒有遺留可以生活的生產給你，不走這一脚，叫你怎樣過活呢？她勸說：你也對得起你的丈夫，

爲他養兒育女的，那一點不好？這祇能怪着家運，就是勸這一脚，鄉裏不只你一人「大屋下的人多，小屋下的人少。

「有許多前走一步走好了的。我勸你歡天喜地的去。去過生活快樂的日子。」……方媽一面勸的一面替六媽梳好了頭。等到午夜更深人靜的時候，官山嘴來了五十四個強壯的種田老，怕的其他村莊也同時來接親，可以用武力來對付。來的人全在離宋村半里的地方等着。六媽由方媽引到那裏去上轎。一到那裏的時候，方媽告訴六媽盤腳背對着宋村的坐着，由官山嘴的來人，拿雙紅鞋換上，換下的鞋子，就向着背後宋村拋去，再上轎抬起走。

這裏，還有媒人同宋村會寫字的人寫一張「主婚領財」字，一手交字，

一手交錢，這樣，六媽的命運就被旁人代決定了。傳說：那寫字的地方，以後連草也長不起來了。寫字的筆墨硯池萬不能再帶回來，就被遺棄在那裏。這不是村裏遺棄再嫁的人的象徵呢？

抬親的經過村莊的時候，不能走那村莊的上手，說是走了「來龍」的地方，全村都不能安寧。誰不履行條約，那被走了的村莊一接客中明事，抬親的就要被罰財禮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宋村一羣年青人，知道六媽再嫁的那晚，大家一夜不睡的守在半路上擋着去路，這也是一種例規，祇要每人給一二元，就可以安然無事的過去。這是小禮，要是遇着不好說話的人，也得要你五元大洋。

六媽就這樣的再嫁了

——二十，六，十一，午夜裏。——

(1)是鄉裏俗語，是說有錢人不開運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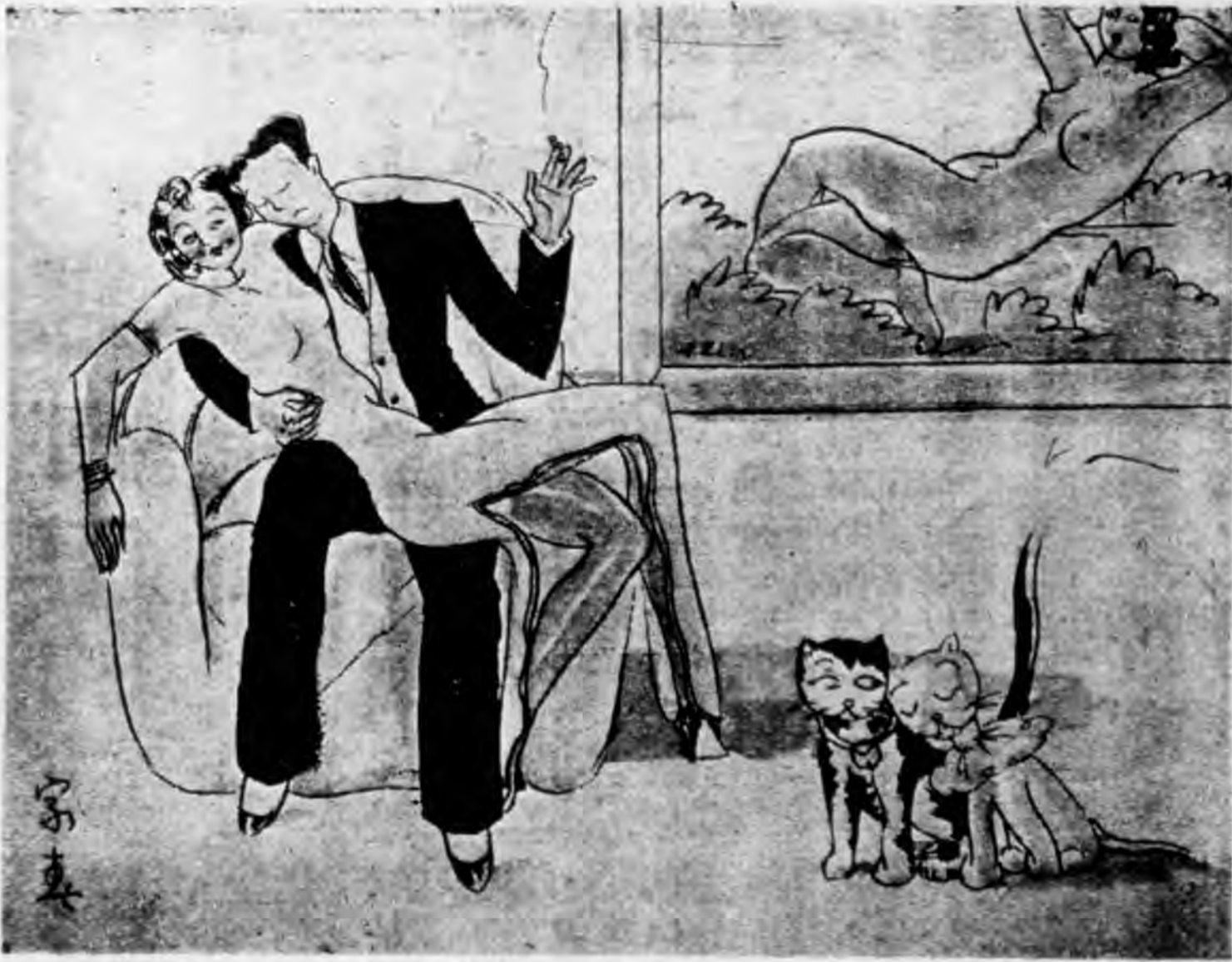
(2)公堂是村裏公案的一種組織，再嫁者要分

給財禮；私禮是一切小禮。

(3) 就是將話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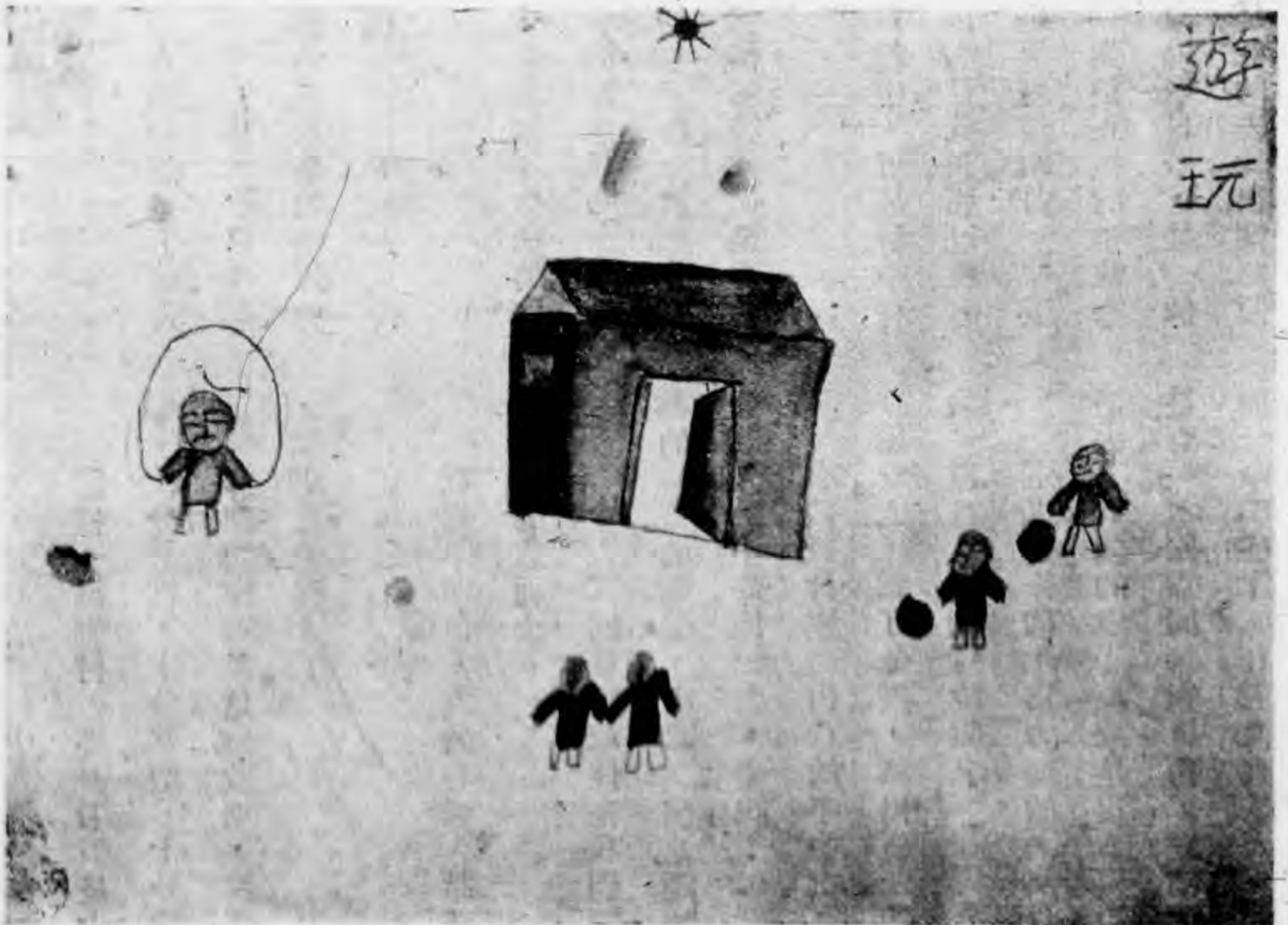
(4) 鄉俗：再嫁者在誰家梳頭，誰家就子孫不能發達，故往往引至佃戶的廝屋去梳頭。

(5) 是窮得沒有半文錢的比喻。因為古時釵子用銅質，故云。



家春作

甜蜜時節



汪佩虎作

鄉村中的剪影

王張威

(1) 玉瓶

妻的耳朵真長，今天又告訴我許多關於玉瓶的新聞。

她說：「今天克叔公由市裏糶米回來，遇到玉瓶的家中嬉一輪，那幾元米洋就給玉瓶劫過去了。她是一味的爛，說這幾元米洋給她做報酬是應該的。後來克叔公回家來了。事情給克叔婆知道了。於是家中大鬧一場，克叔公也沒有話好說，錢也沒有取回來。」結末妻歎息的說，「自己有了老婆，又要人家的，何苦來呢？」

玉瓶是我們聚族而居的黃村中的一個寡婦，大腳婆，踏水，耘田，割稻，都會來的。能在田野裏工作的婦人中，真不算頂出色的一個了。她只有一個兒子，年紀還很少，每天只能看看粥，挑

挑鵝食。還沒有知道人事的悲哀，每天

只是笑嘻嘻的拿着一條鵝棒，一只小菜籃，他當然不知道他的父親是怎樣死的

，就是他的母親怎樣推過日子也未見得明白吧？

聽說玉瓶的丈夫，是爲了生活的壓迫，供不起老婆兒女而投水死的。就是死在他自己門前的塘裏。而今我們走到那塘沿邊，看那藍慘慘的塘水，還有些怕人呢！

我雖然生長在黃村中，可是村中有許多事情，彷彿都是瞞着我在那里做似的，有許多事情還是妻來得明白。像玉瓶，我總以爲她是一個很正經的年輕寡婦，以辛苦的掙扎來捱着日子，是一個很可佩服的人。可是我的妻却很精確似的一五一十告訴我，算算她總有十五六

個野老公。這個也是，那個也是。真教我慚愧，算我是黃村中人真是冤枉的！

這樣一個鄉村，外面看着是十分和平，十分靜穆，十分莊嚴，十分講禮節的。誰料那裏面是這樣敗壞，黑漆一團，不堪設想呢！

(2) 山珍

我真不明白女人的心理，勸導就會談到性的方面去。

妻今天又同我說起住在我們舊屋東鄰的德哥的老婆，山珍，阻止她的野老公老九，不許他續娶。妻說：「老九不娶，有錢就會塞到山珍的手中了。」一個女人，爲了金錢，就出賣一切，真的，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老九是一個年富力強的，父母早已過去了。他的妻子原來是很賢慧的，可是有一次因爲同鄰家口角，竟吃菜虫藥而一命嗚呼了。在老九真是天外飛來的橫禍呢！

老九的職業，從此由種田改為賭博，趕會場，有時捕捕魚，吃吃酒。因為是沒有家的人，今天東，明天西，誰也沒有管到。至於怎樣搭上山珍，又有誰來過問呢！

說起德哥，也是一個年富力強，又是十分老實的人。老實的人彷彿不該有妻子似的，你看，他所有的是這樣一個

妻子，德哥，也因為兄弟多，沒有家當分，自己十分辛苦的掙扎着工作。從前是扛石頭，打零工過日子的，許是因為這樣，收入是很零碎的，今天三角，明天半塊。看到人家出門，每年整段整段的現洋拿回來。於是他也就放下家出去做生意。從此放在家中的妻，就有機會給人家可乘了。

其實德哥的妻，看去也並不怎樣妖野的女人。當德哥出門的時候，田野的工作，總是她自己去料理的。一個很勤勉的女人，也會去幹那種勾當。

妻今天同我說起，山珍阻止老九，不許他續娶，這也可以明白她們的愛是糾纏得怎樣的深了。可是德哥每次遠別歸來，還是融融洽洽，若無其事，依舊做着山珍的誠實的丈夫。

(3) 合金大木

妻今天拿了一籃衣服出去洗，許久才回來。

妻坐下休息的當兒，她開始用驚異的口氣，告訴我一個新鮮的真實的新聞。那就是合金叔婆說述的合金叔公的故事。妻再來講給我聽：

「合金叔公也太不近人情了。那褲子是弄得那樣鮮紅紅的，這個時候至少也該避避，合金叔婆今天還替她拿出來洗，講給我聽，還翻開給我，要是我有這樣的一個老公，我不僅不來為他洗，而且我將永遠不再同他發生關係。」

說到這里，妻的態度就嚴肅起來，好像暗示我說：「你假使做這件事……」

合金叔公在我們黃村中，是一個整年在家種田而沒有出外經商的人。他的身體是很魁偉的，做事也很粗心，所以人家都叫他合金大木。他沒有讀過書，年紀許有四十餘歲了。家中有一個大脚婆，（就是總是纏得不很合格的）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已出嫁了。）

家中養着一條大水牛。有空的時候

，給人家耕田，也是一筆很大的收入。所以他沒有學人樣出去經商，也夠能過日子了。何況有那許多人生的風流樂事呢？聽妻說：合金大木來往的，村中就有三個，一個是寡婦，二個是有夫之婦。寡婦，隨時都可以去，但是那有夫之婦呢？却總要在她們的丈夫出外經商的時候，才有自由。這一次的紅，就是一個有夫之婦那里染來的。

合金大木，對於自己的妻，却看為豬一樣，牛一樣，極端的虐待她。要罵就罵，要打就打，有一次打合金叔婆，

那打的家裏搬出來，人們還以為什麼人
家的屋倒了呢！想來真教人不寒而慄。

這偏僻的鄉村是這樣平靜的過去，一切
糾纏的事情，也永遠這樣糾纏着。啊！
天下烏鴉還不是一般黑嗎？視農村為天

一九三三、十、廿三於青島

關於我自己

——為二一生辰而作

成詩璇

「大學」的願望，從僻靜的鄉村跑入
這塵囂的都市，學到的東西是如舊
的淺薄、平凡、枯燥而乏味……。
記得清人黃遵憲寫他三十初度
的詩云：

學劍學書無一可，摩挲兩鬢漸
成絲，爺娘歡喜親朋賀，三十年前
墮地時。

好在我兩鬢尚未成絲，離而立
的年華還覺遙遙，我應該自勵，從
艱苦堅忍中去找尋着新生的源泉！

偶然翻起案頭的日歷，知道我
今年的生辰已經過去了七天，我向
來就憎惡自己生辰的來到，因為在
過去許多的時光中我留下了不少可
痛的事蹟，那些都使我深深地抱恨
的，我希望生辰的那天，在時光之
流裏迅速的逝去，而且于不知不覺
中逝去，好把以往的一切隨之淡然
的忘了，誰料今天翻起了日歷，回
想到過去不久的生辰，又重重地引
起許多的傷感。

不知怎的，近年來的思想比以
前消極多了，從前那堅忍的意志，
適取的精神，和盛大的朝氣……都
不知消失在什麼地方了！在以前我會
蓄着渡太平洋的壯志，懷着作「人
上人」的夢想，也會渴慕着愛門之
中，作甜蜜的美夢……可是現在度
過了二十個春秋的生命，依然是平
淡地懷着自己一顆寂寞的心。

我咀咒深染官宦習氣的家庭，
更咀咒這惡穢幻變的時代，為什麼
我不生長在田園的農家？為什麼不
生長在太平盛世？到如今飽受着知
識的苦惱，時代的苦惱；成爲一個
這樣頹唐懦弱而最沒出息的人。
爲了受着內心的鞭策，曾拋棄
了從事多年的新聞的生涯，懷着入
去重新地做個新我！趁着髮髮尚青
的時候。

一九三三、十一、廿三。

女孩兒的心

趙鈺權

一 嫁前

幾天之後，我便要由少女而過着少婦的生活了。

一提到「嫁」，我的心中便會生起溶溶漾漾的柔感來。

不知趣的他，老是避着人，偷偷地問我對於結婚有什麼感想？我總是向他笑笑。羞人的，教我怎麼說得出口呢！我今天又被他問急了，於是也學着他的口吻，反問了他一句：

「你呢？你覺得怎麼樣？」

「唔！他才壞啦！答的話有趣的很啦」

「我嗎？和你一樣啲！」

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們的臉便……

我一想起，我臉就要紅。

不知怎樣的，近來常常喜歡笑。雖

則很想制止他，然而眉梢眼角嘴唇，都似乎不肯聽話。

因為近來好笑，常常被朋友們鬧：

「有了「他」了，高興得很呢！」

我高興什麼嘍，他才高興呢！印請

簡敬，請朋友啦，租禮堂呀，忙得開心

得很啦！

她們有時鬧得我很討厭。然而，有

時候我又故意用話來引她們和我鬧，這

是什麼緣故嘍？我真想不懂！等我將來

問問他吧，他一定曉得的，他真聰明嘍

！

結婚的日子快到了，我真有點怕呢

，我不是怕他，我是怕結婚後的第二日

，遇到這些同伴，那才難為情嘍！

我想，人為什麼要結婚呢？像我和

他，談談玩玩不是很好嗎？為什麼一兩

要結婚呢？我常常這樣意思和他說起

，他總有點不大高興，老是說什麼「倒

底有點不大好！」我問他為什麼不好！

他還是說「倒底有點不大好！」難道結

婚後就「好」嗎？我真想不透！

然而，我終於聽他的話，預備和他

結婚了。

一一 羨

全體堂瀰漫了高度的興奮。

新郎和新娘並立着，忍不住的微笑

，不時從他們嘴角邊浮出。

每一個男女們的臉上，每一次燭光

的跳動中，都發放著歡欣的旋律。

突然，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覺，飛上

了在旁觀禮的張小姐的心頭。這歡欣的

情調，像利錐般給了他一些新的刺激。

跟着這刺激而來的是荒乎其唐的思想。

張小姐覺得臉在發燒，用手摸，果

然熱刺刺地。

爲了心虛，偷偷地抬起頭來，看看

周圍的人們，會否發覺了她的行藏，不料剛剛轉移了自己的視線，便碰在另一條注視着她的視線。連辨明對面人的勇氣都沒有，張小姐就趕忙低了頭。頭雖低下了，可是心仍然不能放下，又偷偷地用眼向四周溜着。先是沒有注意到，此時才覺得每個青年男子的眼光，都像停留在她的身上。在這眼光的包圍中，張小姐竟嚇得手足無所措！

一陣突然的笑聲，蓋下了零碎的嘈雜。張小姐吃了一驚，以為人們在笑她，她抬起了頭，只看到許多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新娘的臉上，她才放了心，又把頭低下了。

這軟綿綿的情調，竟把張小姐迷醉了，她不住地把身子向女伴身上歪，彷彿一點氣力都沒有似的。

周圍的陳設，周圍的女伴，一切都在張小姐眼底下消失，看到的只是男性的臉。粗健的皮色，熱情而緊張的眸子

。……多麼可愛的男性的臉子呵！

一陣高亢的樂聲，把張小姐從遐想

中拉回，她跟着身旁的女伴，跟着擁擠的羣衆，莫明其妙地向外走。

原來新人們要走了，扎了彩的汽車

禁地緊握着女伴的手。

，正停在街心裏。

一種狂熱的情緒在壓迫着她，她情不自

張小姐從人頭縫中看見新娘先上了

下去。

『啊！我假如也……』張小姐不敢想

車，新郎也跟着上了車，又看見他們並肩坐下。

張小姐從人頭縫中看見新娘先上了

下去。



青年的心

林家春作

人生不過是一個長夢

宋壽祥

略重新愈，失眠，胃病，接踵而至，沙拉！大概我是快接近坟墓的人了！

星期晚上，同學們都出去了，有的是回家，有的是玩耍和看戲，有的是應酬。只有沙拉獨自的在寢室中，不知想些什麼，只是背着手，低着頭，在他的牀前徘徊；忽然在袋中摸到一個硬硬的東西，拿出來一看，原來是日中和他朋友出去時號房給他的一封信，因為來不及看，所以放着忘記了。這信是他幾年前在豐彼得堡捷克小學裏的同事保祿寫給他的，他便撕開信封，抽出信來，默默地念着。

人跡罕到的古寺或冷廟，伴青燈，依古佛，了此殘生！我還要告訴你：我這心頭的創痕，是永遠永遠不能消滅的了，唉！沙拉！「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其斯之謂歟！

沙拉！你看到這裏，你能不為我拍案太息嗎？你能不為我一掬同情之淚嗎？

「沙拉：你爲什麼也向我嘆起苦來？生幾個槍，算得什麼大不了的事，告訴你：兩星期前，我因受刺激過深，在吐一口一口的鮮血哩！我還要告訴你：憤恨時，我想殺人，同時想把自己也殺了；靜寂時，我想找一所

墳墓」。這兩句話千真萬真，的確不錯。

上面新講的一切，請勿與村人或我的友朋道及，免得愛我者爲我傷心，恨我者，對我或有熱嘲與冷風。這是我要關照於你的。

「沙拉：你爲什麼也向我嘆起苦來？生幾個槍，算得什麼大不了的事，告訴你：兩星期前，我因受刺激過深，在吐一口一口的鮮血哩！我還要告訴你：憤恨時，我想殺人，同時想把自己也殺了；靜寂時，我想找一所

墳墓」。這兩句話千真萬真，的確不錯。

上面新講的一切，請勿與村人或我的友朋道及，免得愛我者爲我傷心，恨我者，對我或有熱嘲與冷風。這是我要關照於你的。

「沙拉：你爲什麼也向我嘆起苦來？生幾個槍，算得什麼大不了的事，告訴你：兩星期前，我因受刺激過深，在吐一口一口的鮮血哩！我還要告訴你：憤恨時，我想殺人，同時想把自己也殺了；靜寂時，我想找一所

墳墓」。這兩句話千真萬真，的確不錯。

上面新講的一切，請勿與村人或我的友朋道及，免得愛我者爲我傷心，恨我者，對我或有熱嘲與冷風。這是我要關照於你的。

上飛過的凄切的叫喚聲，益增加了他亂絲般的幽情，使他躊躇，煩惱，回憶到過去的一切。他以為人生不過是一個長夢，不，是繼續不斷的夢，雖然也會醒來過多次，畢竟像冬天早晨因寒氣的緊張和不忍放棄溫暖的被窩的人們那樣的醒來而又睡去了。他想到這裏，驀然地打開衣箱，在書夾中找出三年前的一封信來。

沙拉：

正在哭不作聲的時節，忽然接到你的來信，使我全副的愁恨，就在這紙上發洩，把它撕得落花流水，我恨你，可是又不，你說有探子的報告，實在是盲撞的可笑。像我這種心直口快的人，那裏有人肯做我的探子，要和我談話和通信的，都是偽君子的後台。我是個孤獨者，可憐者，你寫給非奈的信，不是聲聲稱妹妹的嗎？就是你最近的玉照，我也看見過，現

在我站在第三者的地位恭賀你幾句，祝你戀愛成功！祝你前途幸福！同時還希望普天下的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你叫我明年向非奈處活動，這也可說是海面上的波浪，非奈是個很緊密的人，做事都有步驟，我當然不敢妄想。我現在只可當作瘋人一般，有機會還是再念書去，同時我也不想其他的安慰，無論如何再不敢冒昧地表演。這就是我打成意志的鋼刀，請你的長耳朵細細的聽着，你寫了一封三思不懂的信給我，使我的低能兒看了莫名其妙，而流乾枯燥的淚。我不是早已向你倆聲明過我的可憐，可是你竟還在恨我一般。至於安得利方面，我因受同學皮司的委託，所以在非奈的面前約略的說了幾句，願意與否，還要看她的來意，倘使她與你已經到了九十度以上的情感時，她也決不肯

聽我的話去愛慕安得利，而竟來拋棄你，這是我敢武斷的；況且我對非奈說的，並不是積極的，而是抽象的。

看你的來信上，非奈對你是始終合一的，而多事的我，要給你倆分離，結果是我屈服了她和你，於是你於是你就在這裏吃甜藥講苦話了。你雖只寫了幾筆，而我讀了，的確更痛心到萬分。我本來也在悲恨我自己是懦弱者，天天流淚，現在你也竟這樣來了，使我大吃一驚，又大哭一場，你何苦來！我想你與我本來是沒有怨恨的，我對你也並不破壞，或者我是被欺侮者倒還可說。沙拉！你難道忍心麼？你是箇很聰明的人，我既為安這樣出力，那末為什麼他不替我介紹到日耳曼去，而非奈倒居然去了，這不是你自已告訴我的麼？唉！我悔不當初了，心中只是刀割一般的痛着吧了！現在是假話時代，愈講假話愈美麗

，我不願再寫下去了，我的眼淚又快
將下來了，就此祝你
舒適地在愛的懷抱中！

可憐的人兒米英。

他流淚了，他懺悔從前對待米英的
一切，原來都爲了愛人非奈，而把他的

知反米英，弄得這樣悲傷，事實上他和
非奈縱然因錢的問題而解散，甚至於很
不好看。他方才覺悟米英當初告訴他的
是對的，真的，他不知將怎樣向米英
道歉。可是三年前的他，只以米英是他
倆的破壞者，是他倆不共戴天的仇人。

抬頭一看，只見夜之神睜大了眼發
出了尖銳的光芒釘住他看，而且這光好
像穿過了他的心；他不哭了，也不笑，
只是對着夜之神發怔，想跪在夜之神的
面前，懺悔他過去的罪惡。



自五作

晚

友情

子蘊

友情終竟是令人感謝的！就使在這樣的社會裏，高尚的友情，時常被狡黠者利用了，而在普遍的友情上，有時不免蒙上了一層不可洗滌的污點；但不能因此抹煞了友情之可貴，因為人世間到底不如笛福（Daniel Defoe）底理想，能夠在荒島上飄流的魯濱遜，到底只是小說家腦海中的人物；人們既不能離羣而索居，則在生活上，不可避免地需要友情的幫助，在精神上，又不可避免地需要友情的慰藉，而且。狡黠者終只是人間的少數，大多數的人，多少總還在追求真實。同時，狡黠也不是一個絕對的名詞，人們也沒有絕對的忠實與狡黠：對此忠實者，對彼未必忠實，那麼，對此狡黠者，也就未必沒有對彼忠實的時

候。人事的發展，原當遵循所謂「辯證法」的路線，自己能懷抱一種忠實對人的心腸，即使有時反受了忠實的牽累，然而，終當找到忠實可靠的友情的。就以我自己來說吧！爲了忠心對人，有時也不免受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就是深心中忍受的最大的創痕，也還是這種挫折的賜與。然而，當某一個大的挫折到來的時候，能夠在挫折中來安慰我，救助我，使我在黑暗中見到天日的仍是那可貴的友情。記得在獄中生活的當年，所謂同志的朋友，大都成了仇敵，他們拿比虎狼還可怕的眼光看着我，彷彿想把我一口吞滅似的。然而，從這端的恐怖與絕望中，給我送進一點光明與希望的，也還是獄外的友人。他們底力量，雖不曾營救得我出獄，可是，有了那一點友情的慰藉，終使我忘却了地獄

的苦痛，不然，就使我不會犯上不能出獄的大罪，而我底生命恐怕終逃不了牢獄的虎口了。

出獄以後，兩手子然，生活是在饑餓線上，許多生活在安樂中的朋友，都以冷眼看着我，冷遇着我，規避着我，使我想着：這偌大的人間，恐怕終無我生存的餘地。可是，事實上，到現在我又活了多少年了，雖然我至今還沒有超出饑餓線的恐懼，然而，與我一同在饑餓線上奮鬥，使我不會消夫掉掙扎的勇氣的，仍是爲我衷心感惠的友人。

人生如一面汪洋的大海，在此宇宙還沒有超出那無邊的黑暗的時候，在此汪洋大海中飄浮着的我們，該要感覺多麼地恐懼，多麼地飄忽！此時，假如沒有那忠誠可貴的友情，使我們互相提攜，互相鼓舞，那我們便只合被這無邊的黑暗所吞滅，被這汪洋的大海所吞滅，被這飄忽的恐怖所吞滅了。

沒落

勞元熙

暖和的白天過去，夜已開始。

在大馬路旁邊一條暗淡的橫弄裏，有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他挨着牆邊一拐一蕩的向大馬路走去。他好像剛喝完了過量的酒，臉皺起愁痕，頭重得十分難受，他底眼睛瞪得像一條線縫，眼前儘以爲是灰色之途；在他底迷糊的腦際，有着使他躊躇不決的事：

「回去嗎？不，我一定不回去，事實迫得我不能回去。」他細細地自思着。繼而一個深刻的印像又顯現出來了。他自從在十三軍第五八師撤了書記官職之後，就一直寄食於他底舊友老彭的家裏，已經快滿一個月了；他屢想在各個巡局裏找個小差事做做，可是沒有一個相識的人，更沒有人肯介紹他，如此開蕩，終日無所事司，憂愁，煩悶，痛苦，

悲傷的心緒加重起來，心意的緊張，煩亂不能再加了。老彭是營布鞋業的，近來因爲膠鞋風行一時，老彭的生意隨之受了很大的打擊，當然，生活方面也隨之困迫起來，幸而老彭向來是一心一意的款待他，絕無半點厭惡之心流露於眉宇之間。他早就曉得的，心地裏萬分的感謝老彭的深意。老彭的爲人，他認爲是從來所沒有遇見的，也就從來所難得遇見的；他却又覺得自己是一條寄生蟲，擾動人家的幸福，是罪過啊！這樣相比的結果，使得他感到自己的卑鄙，羞恥。昨天房東與老彭相罵情狀，兇惡，實在原因是起於自己身上呀，他不在一定沒有這一場惡劇的，此刻又給他回憶起來了。

「這老而不死的潑婦，他底心腸是

鑽石鑄成的，她想要吮盡窮人最後的一絲生血，她擁有每月幾千元租金的地主，她還是這樣的加租催討，是的，窮人到處總是吃虧，受罪的。」他咒念着。

忽然一度強烈的光在他眼前晃亮，繼而人的噪雜聲，車馬的擾攘聲，造成了刺耳的都市交響樂。他孤然的站着，泛起疲倦的眼睛，冷冷地向四週凝望；他底身感到強熱，彷彿走進了烘爐一般。他沉默了一回，沒神地舉起他酸重的脚，向着左邊的湖濱馬路去了。

他底思想彷彿改變了過來，他細細的觀察眼前的世界：夜市開始了，正是閒人們狂歡的時候，汽車在馬路中衝撞，乞丐在牆角裏啼哭。忽然數個嗤嗤地笑着蠕動着屁股的女人，在他身旁挨過，留下一陣香氣，薰得迷人。那邊一間摩登絲綢莊，在門框上有個放音機大聲地唱着：「妹妹我愛你……」引得許多人靜默地站着來欣賞。在較遠一間小食

店門前可有個黃包車夫和一位中年人相惡罵，路上的行人奇怪的圍攔來看他們的相罵；但是他呢，哪裏有這樣開心來去問個究竟！

他仍是蹣跚地向前走着，一串閃爍燥怪刺人眼睛的火光，映現着『杭州影戲院』幾個大字，在這招牌的兩旁，貼着兩張極富肉感作舞蹈式的美女裸腿的廣告畫，在這廣告下又擁擠着許多在等候下場的人們。

他無精打彩的張望着與湖濱路交界的黑暗角落裏，在隱約間有幾個私娼被幾個穿短褲打開胸鈕的工人們調笑。

『是的，她們是妓女，妓女是該當有這樣的義務。』他似乎有點憤慨的說道。

微微的涼風送來划船的櫓聲，空洞的天與起伏的湖水，湊成了灰藍一片。反映着模糊的路燈的湖濱馬路，有稀少的遊人走步聲，與奔馳的幾輛的黃包車

外，比起熱烘烘的大馬路來，湖濱是形成了格外的淒清。他還是踉蹌地走着，他底神志彷彿清醒了許多。這時，一個深刻的印像忽又盤旋於他腦際了。

在一個淒涼的深夜裏，亦是這樣心神不安的狀態。窮人窟裏的一間破舊亭子間中，他已經失業兩個月了，囊空如洗，窮困難堪！他底手緊握着他底積了很久心臟病而奄奄待斃的他底妻的手，彷彿失了知覺，凝神瞻望着他底妻的最後掙扎，最後的苦楚呻吟的表情。

他把眼睛微微瞋上，他回憶着死去了的愛妻，一陣陣酸痛，在他心坎纏繞，他感到一切都是黑暗，孤零，靜寂！他更追想到別一個世界的快樂。

風吹得比以前加緊了，不知不覺之中他已踏上沉寂的白堤上，冷氣逼人；自然的打了幾個寒慄。這樣，麻木的神經，似打了嗎啡針，頓然更加清醒了。他舉頭四顧，繼而自說：『到那兒

去呢？回老彭家嗎？回去？不，萬萬不能！』

於是他又蹣跚地前走。

夜是這麼的荒涼，這荒涼是會增加煩惱人深深的悲哀；他對着朦朧月色，冷淡湖山，與乎灰色路燈外的死沉空氣，悲惋蟲鳴，自然的會增他極度的悲愁與悵惘！

在不遠處送來了幾聲奇異的叫聲，這叫聲使他吃了一驚，並且由這聲音聯想到事實的一切上去，他不費一些思維就可以解透的；他曉得這等人過着的生括，是在這世界裏很少人知道，而且他也同樣的過着呢。他用急速的步伐，走近一條橫巷交角，有兩個模糊的人影蹣跚而來，很清朗的聽到這裏傳來的叫喊：『布施布施，冷飯殘菜，給這兩個挨餓的小孩！』他把身體貼近牆邊，眼睛睜得發光，很留神的釘着向馬路右邊跑來的，一個衣服襤褸，頭髮凌亂，身體

枯瘠，臉孔黝黑，滿臉眼淚的婦人；她背上一個小孩，手裏還拖着較大的一個，在背上的小孩，頭藏埋在那婦人的頸項，樣子似乎酣睡着；手拖的嘴巴巴望着燭，不時的哭喊。

他觸此情景，心頭似有重石在壓抑，他彷彿在做夢；無意識的跟着這婦人慢慢走去，他沒有感覺，他馴服的跟着這婦人，他心裏也像婦人的一樣叫喊。

有個車夫拖輛空車，在對過緩步過來，婦人強笑懇求的問：「大叔，帶這孩子去好嗎？」

「謝謝你大嫂，我家裏有母親，妻子，四個小孩了；兩餐稀飯還保不住！」車夫很誠懇的答。

「唉！稀飯都沒得吃！我丈夫是當挑夫的，在半月前，天還沒亮，他偷偷的跑出門，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他的下落，唉！他死是無足惜！但是小孩子是要吃飯的呀！」說時用手撫摩小孩的頭

髮，聲調是異常的酸楚似，有無限的愴惻！車夫沒有辦法似的，眼依依的慢慢向前溜去了。

婦人俯首飲泣，像待宰之羊。

他把手緊壓耳鼓，眼睛瞠閉，但終壓不住這婦人的聲音慟切。婦人長嘆了一聲，又蹣跚地走了；他也步進步隨的跟着，像被縛的母羊之子。

婦人又開始高喊了：「布施布施，冷飯殘菜，給這挨餓的小孩。」他心裏也同樣的叫着。

他像一個立着的模型，又好像一個埃及僵尸，他仰望着在黑暗裏消失去的一羣餓人，他又望望威風凜凜的警察，他想追上前去，但是沒有絲毫裨益。他木然的站了許久，有一對年青的男女嬉笑地在他身旁走過之後，他纔把脚步移動，向着右邊寫有中山公園的門口，無意識的進去，他口裏還喃喃念着剛纔婦人底哀號；他面前無片不是灰色，他感

到滅亡的快慰，滅亡可以把人間一切都遺棄，滅亡更可以把自身洗滌個乾淨；於是死的面貌，死的聲音，死的一切，包圍在他整個腦袋了。

他完全沒有感覺了，脚步輕浮得像個燕子，一飄一蕩的踏着石階，他底週圍飛滿了死神之翅，他慢慢的踏着，已經踏到山巔了。他仰天狂笑，忽然嚴正起來，舉起一雙拳頭，深深的嚙了一口大氣。他整個腦子都集中在一個思想上，他思想到死之道徑，死神的偉大。

於是他從腰圍裏拿出一條褲帶來，動作是很靈活的，像有無限的神靈示他無限的勇氣；他爬上樹林裏的一條大樹上，他把褲帶緊扎着樹枝，又把褲帶索着自己的頸項，於此，他底四圍湧滿了死之氣氛，他忍耐着，忍耐着，等候一個清淨的境地的來臨。

第二天太陽剛把黑暗驅散，但四週還有薄霧留戀着，在這浮霧壓着的山巔

，聚集了一堆還在揉着眼的男女，他們雜亂的談論。

在城市寂靜的馬路旁一條橫弄裏，

一間姓彭的小布鞋店內，有個中年人，埋着頭縫鞋，旁邊一個婦人抱個小孩坐着，婦人和緩的問道：「他定是找到位

置啦！」
「唔！這樣容易嗎？恐怕是到旁的朋友家去了吧。」

茫茫不可捉摸的東西

謝勁之

我是大自然中的一個動物，是一個由無數細胞組織成功的很渺小的動物；受自然界的培養而得漸漸地長大起來，與其他上等或下等的生物一樣。生來我就沒有什麼特別，不過性情上本分一點罷了。但講到本分，我又並不完全這樣，如果遇着有人侮辱我的時候，則非得與他拚命不可，爲了自求生存。

聽說我是民國四年夏季生的，生在一個古老的僻靜的城市之中，父親和叔父都是帶有名士風味的紳士們，在禮教嚴格的束縛之下，使我成就一個呆笨的孩子。家境到算小康，因此六歲時便得入學念書；全校我是最小的一幀，故得

『小把戲』的渾號，愛哭，不講話，而且還不知道與同學們一塊兒玩皮球打鞦韆，一個人老是呆笨地立着。父親母親都是非常愛我的，有時還高興嘍嘍嘍的向我詰問：「孩子：在你長大的時候，你將能做個怎樣的人呢？」立刻我便回答他們，志氣凌雲地：『我要做個大總統！』於是他們便歡喜得笑出聲音來，而且還被他們抱過去熱烈的親吻。

『好孩子：你真是我們頂心愛的孩子，真能爲祖先爭氣嗎？』父親病歿的時候，距是革命軍自廣東出師的年頭，在轟轟烈烈的砲火聲中，似乎我受了驚覺，同時新的思想也漸次滲透到小孩子的腦中

。自然，母親對我的期望跟着也有了轉變：打消大總統的希望，而希望我將來能夠多多的賺點現錢回家；在這情況之下我便變成了他們的商品，可是利祿思想却早在孩子的純潔的頭腦中受了排斥，而『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口號正還在孩子們的嘴裏高聲吶喊。

小學畢業之後，自然要另找中等學校了，母親聽了人家的言語迫我投考一個新興設立的什麼速成師範，因爲能夠迅速造就，迅速可以賺錢的原故。誰知那愚笨的孩子已不能永續地做他們的順的小羊了，抗議的結果：得母親的允諾而入了一普通的師範學校。這個時期中，對自己的前途我已開始的懷疑起來；將來當教員嗎？我已經不大願意；因爲

那時我們彷彿看透了教育界的矛盾的現象：老的師範生尚未找得飯碗時，新的師範生又斷斷續續的由學校出來，而未成熟者更正經努力的製造，於是鬧成教員飯碗問題的大恐慌。恐慌中，我對那新興設立的速成師範不得不特別懷疑了。畢了業，幸而得母親同意而走入美術的途上冰，因我會告訴母親：『學繪畫將來能賺得更多幾倍的錢』的原故。

爲什麼學美術呢？是爲着享樂嗎？爲着陶冶性情嗎？不錯，當初我的美術觀確正是如此；而且我會經還堅持過這樣的意見：『美術是詩人的生活』『美術家是上帝的驕子，世界上最偉大最神聖的人物』。然而，事實上究竟怎樣：講到美術是享樂嗎？不，學習的結果反給與我無限的苦惱；講到美術家是那麼偉大那麼神聖不可侵犯嗎？不，科學却告訴我：『美術家的生理構造也不過與尋常的庸人一般，而且還須依靠着尋常

的人才能生存於世界』。這樣，引我不能不懷疑那從前當做頂神祕的東西了：

『美術是只求感官的舒適嗎？還是有用於整個人類的東西呢？』『美術是個人的？還是人類的呢？』『個人沒有牠是怎樣？人類沒有牠又怎樣呢？』。反覆思想之後，仍舊沒有相當的答案。再思想的時候，反而更引起了許多新的問題來襲擊我的腦經：『將來我究竟怎樣？難道就是當教育嗎（因爲前面大多數（恐怕是全數）的美術者都是如此做）？不願意：你可以不要生活嗎？是的，照這看來我又不能不當了！』

因爲我還有張嘴在要麵包吃啦！到底怎樣呢？那末投機吧！如此至少總不會餓死的。由是我不再想下去了。

『過去』已經過去了！『現在』正經平穩的度着！『將來』，唉，那終是一個茫然不可捉摸的東西！



「幸福的哀歌」序

趙景深

在某刊物上看到某君的新詩話（這與葉聖陶在開明上所作的短文有相同風格的一篇凝練的詩評）其中談到何德明先生的詩道：「何德明則作風全學徐志摩聞一多，所作以工穩勝。」我認爲這評語很對，便就這二語來略加解釋，以代序文。

何德明先生的詩，作風與其說全學徐志摩聞一多，毋寧廣義一點，說他的形式是新月派；我想某先生本來或者就是這個意思；例如，他說威克家也是「初學新月派」，爲了文避重複起見，所以接着就說何德明學徐聞二氏。因爲徐聞正是爲新月派的代表。但德明亦僅於是形式近新月派，爲整齊而有規律的西洋詩式而已。實際上徐作纖穠，聞作陰濕或憂鬱；而何作則帶有活潑的朝氣，清麗的寫出少少女的情熱，不用堆砌，沒有窒人呼吸的氣息，這些都是與徐聞二氏不同而顯出他個人之文體的。

工穩二字的評語甚當。與其寫一些人家所看不懂的怪詩，還是寫一些人人懂得，人人心裏要說的詩吧。

（註）幸福的哀歌

何德明著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玫瑰

趙鈺楨

桃花已卸紅妝，李花也愁損仙姿，清芬黯質，都和那明媚的春光，一齊忍心地離了人寰。他們並不因爲癡癡的人們留念她，而把脚步稍停一刻！呵！若沒有她——玫瑰在這初夏的庭院裏點綴，我們真要回轉頭，一把將已過的春光拉回來。重在桃花盈盈，李花嬌笑中生活着。

早間陽光從東方的天邊，悄悄地溜了上來，輕輕密密地，把她周身上下團團地圍住。陽光簡直愛護她極了。你看她正張着嫩紅的嘴唇，欣欣地微笑，不知他是感謝陽光的愛護，還是爲了我們憐惜她，而報以倩笑。

階前綠草如茵，軟軟地鋪了一院；做了這嫩綠嬌紅的玫瑰的襯景。點綴得這初夏的庭院分外地清新與豔麗。

當太陽下山的時候，一片斜暉照在玫瑰花上，愈覺得她鮮紅可愛，短時間的黃昏一過，皎潔的月光已佈滿了庭院，在這時候的她，早更換了玉顏，巍巍地立在那兒，原來的豔麗，已化成端莊嚴肅。但是微風動處，仍然回復了嬌娜之態。

空氣一沉清，一切雜氣都消失，也許她正大放奇香，所以香味濃起來了；露氣帶着香味，凝聚在人的衣上，跑到別處，隔一會才能散盡，真所謂「滿院花香盡沾衣」了。

玫瑰！祝福你，祝福你青春常住！

通信

錢畊莘

福熙吾友：

許久不寫信給你了。在這「許久」的時期中，有三件大事要報告：

一，我已經搬過了住處。現在的住處的面積，比以前大了一些，同時也開暢了一些，推開窗子，也有些太陽光射了進來，也有一方天空可以看見了。我以前的住處，據云是個「花房」，幸而不曾做「蜜蜂」。呵呵！

二，我的舊病肋骨疼痛復發了；近來還染時疫（？），五六天不吃東西。

三，因沈君之邀，三日夜車同赴松江。松江是個好去處，和萬丈紅塵的滬濱相較，我覺得松江人的清福不淺！

四日下雨，松江的名勝古蹟，都不會暢遊，只於匆促中到醉白池和超果講寺一轉。

醉白池在松江城西，平時為士女裙

屐所集之地。地面雖不大，却有曲檻橫廊，紅花綠竹之勝；宜於談情說愛。

超果講寺在松江西門外。寺中有影石，以水激之，現人形為觀音大士像，故俗稱「潑水觀音」。

據云，寺為唐時所建，相傳有一藏之數；名勝為一覽樓。鴛鴦殿，雨花堂，瑞光井等。今則大部殘毀，祇十餘間破屋而已。名勝亦僅留一覽樓了。

因為只怕來不及乘車，一覽樓也不會上去。茲將元陶宗儀的登一覽樓一詩和一覽樓的一段神話附錄於后：

詩云：「屋樓明敞奠松關，

萬里蒼茫指顧間。

地絡柳菴羅梵塔，

天低溟渤獻神山；

寶陀像設金千鎰，
瑞井光涵玉一杯。
徧倚欄干吟未了，
伽陵風細韻綿蠻。

神話：「據說，一覽樓上的一塊匾

額，是宋朝黃山谷寫的。他寫此匾時，因一字和覽字樓字筆劃多少太不相稱，不易配搭。正在躊躇之間，來了一個乞丐，微笑着對黃山谷說：「你把「覽樓」兩字先寫好了再說。黃山谷一想不錯，便先寫了「覽樓」兩字；但「一」字終究不敢下筆。乞丐道：「我來！」說時遲，那時快，乞丐舉起他穿着破草鞋的右腳往墨壺中一浸，就向「覽」字旁邊一掃，頓時現出了好端端一個「一」字，雄健遒勁，得未曾有。黃山谷十分開心，正要謝這乞丐，一抬頭却不見了。」

此外，還有一個白龍潭，他們說起來也很有趣的。白龍潭也在松江西門外，據說有一條白龍蟄其下，歲早騰之輒

應。從前端午龍舟嬉水，亦於此舉行。
簫鼓畫船，十分熱鬧。只因時促，不曾
去得。附明莫雲卿詩一首，詩云；

「蘭橈閒泛碧江濱，

一片歌聲水面聞。

湘浦殊還疑是月，

楚臺人去想成雲。

涼生蘋末知秋思，

影落杯前見夕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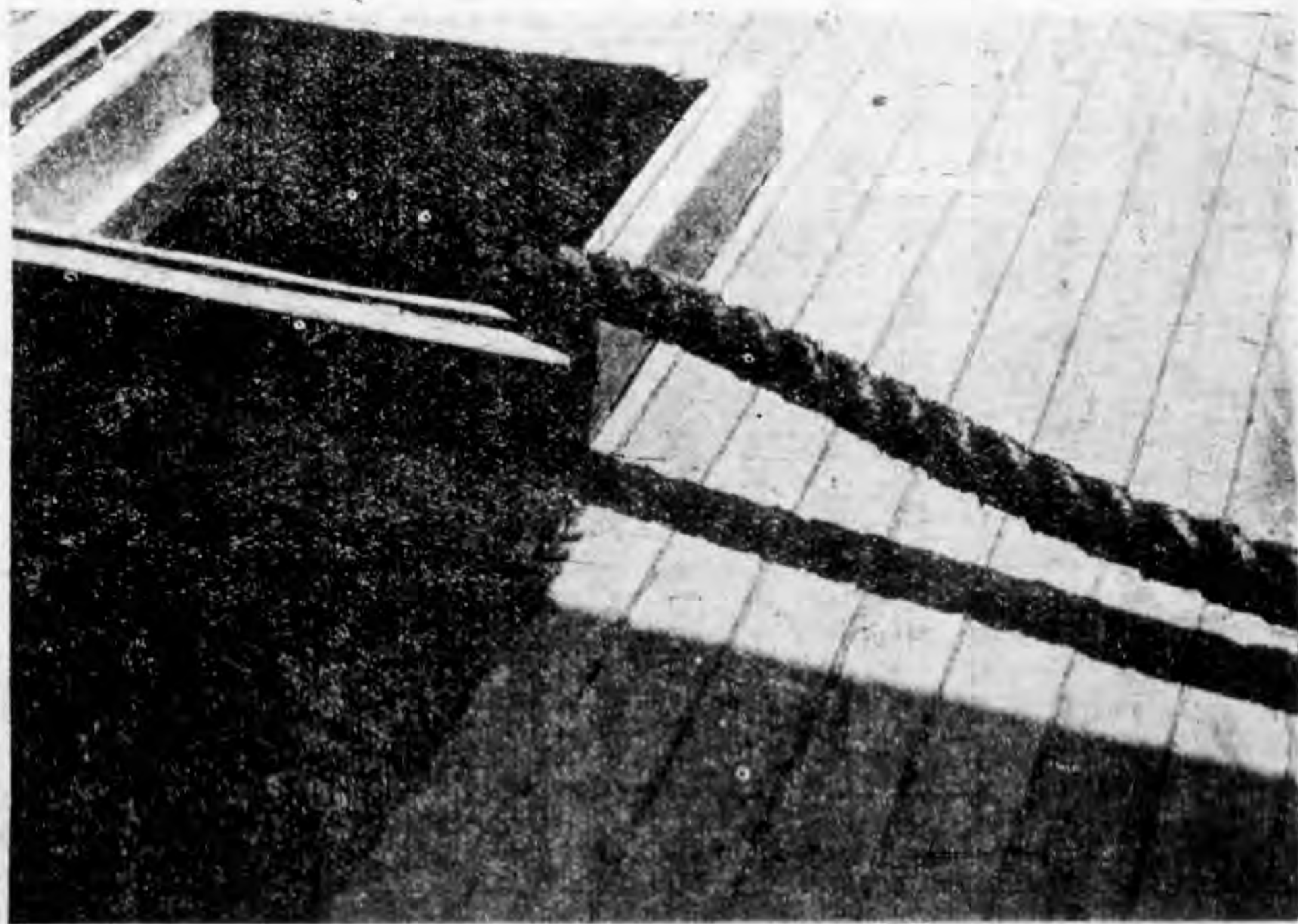
別有艷紅看不盡。

荷衣十里妬紅裙。」

依枕作書。祈恕草草。

雪亞女士均此候好。弟畊辛於病中。

一九三三，六，八日夜。



動
力

黃
幻
吾
攝

中華民國國有鐵路

道 濟 棧

旅客列車暫行簡明時刻表

上 行				站 名	下 行			
混 合		區 間			混 合		區 間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6.35			三 里 灣	16.35			
6.40	7.00			道 口	16.09	16.39		
7.20	7.30			王 莊	15.39	15.49		
7.55	8.06			柳 衛	15.03	15.13		
8.26	8.29			李 源 屯	14.40	14.43		
8.53	.039			汲 縣	14.06	14.16		
9.22	9.25			白 露	13.44	13.47		
9.45	9.50			新 鄉 縣	13.19	13.24		
9.56	10.06			游 家 墳	13.03	13.13		
10.12	10.37			新 鄉 新 站	12.32	12.57		
10.43	10.53			游 家 墳	13.16	12.26		
11.09	11.12			大 召 營	11.57	12.00		
11.34	錯 五 次 11.39			獲 嘉 縣	11.29	錯 六 次 11.35		
11.55	11.59			舜 子 營	11.09	11.12		
12.18	12.28			修 武 縣	10.40	10.50		
13.45	12.48			待 王	10.20	10.23		
12.53	13.08			李 河	9.59	10.09		
13.20	13.40		6.20	焦 作	9.28	9.48	17.00	
13.51	13.57	6.33	6.33	李 封	9.12	9.17	16.49	16.50
14.05	14.10	6.41	6.42	常 口	8.59	9.04	16.40	16.41
14.19	14.23	6.50	6.51	柏 山	8.48	8.51	16.31	16.32
14.33	14.50	7.01	7.05	清 化	8.15	8.35	16.00	16.20
15.15		7.30		陳 莊		7.50		15.35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起實行

所有前訂旅客列車時刻表一併作廢

北甯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一日重訂

站名		下行		上行		行車	
						車	車
遼寧總站	錦州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山海關	秦皇島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北戴河	昌黎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灤縣	古冶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唐山	唐山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塘沽	塘沽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天津東站	天津東站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天津總站	天津總站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廊坊	豐台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北平前門	北平前門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站名		下行		上行		行車	
						車	車
遼寧總站	錦州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山海關	秦皇島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北戴河	昌黎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灤縣	古冶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唐山	唐山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塘沽	塘沽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天津東站	天津東站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天津總站	天津總站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廊坊	豐台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北平前門	北平前門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京滬鐵路行車時刻表

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起實行

▲上行車

Table for '上行車' (Upward Train)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e.g., 上海北站開, 崑山開, 南翔開, 蘇州開) and train types (e.g., 三快, 四快, 特快).

○無錫開

Table for '無錫開' (Wuxi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常州開

Table for '常州開' (Changzhou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丹陽開

Table for '丹陽開' (Danyang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鎮江開

Table for '鎮江開' (Zhenjiang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下行車

Table for '下行車' (Downward Train)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e.g., 南京開, 無錫開, 丹陽開, 蘇州開) and train types.

○常州開

Table for '常州開' (Changzhou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無錫開

Table for '無錫開' (Wuxi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丹陽開

Table for '丹陽開' (Danyang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蘇州開

Table for '蘇州開' (Suzhou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崑山開

Table for '崑山開' (Kunshan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南翔開

Table for '南翔開' (Nanxiang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上海北站開

Table for '上海北站開' (Shanghai North Station Departure) with columns for station names and train types.

本刊出版以來，多蒙諸先生愛護，賜寄大作，并惠假珍藏藝術品，爲「藝風」增光，因得按期出版，已及一年之久。感激之餘，更當格外努力，以期滿足全國同人的需求。因此竭誠請求愛護藝術諸君，時賜佳作，以匡不逮。

藝風編輯部啓

藝風月刊 第一卷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本期另售每册大洋三角
報紙印普及本大洋二角

編輯者

藝風雜誌社

發行者

杭州法院路仁德里十號
嚶嚶書屋

總代售者

現代書局

上海四馬路及各地分局

目價刊本	
預定全年	十二册 三元
預定半年	六册 一元六角

目價告廣		
特等	一百元	全 面
普通	五十元	半 面
特等	五十元	四分之二
普通	二十五元	四分之三
特等	三十元	四分之四
普通	十五元	四分之五

印承所刷印外中

藝風社展覽會徵求出品簡章

- 一 本會徵求繪畫雕刻建築及實用藝術出品，不限種類，不限件數。
- 二 出品框架裝璜均由出品人自理，運來及寄回經費亦由出品人負擔。
- 三 二十三年二月底爲徵求出品截止之期。
- 四 出品者須填寫出品單，填明姓名品名，願售賣否，價格一任出品人自由。
- 五 售出後以定價十分之一補助本會的消費。
- 六 售出之件，於閉會後一星期內交付，未售出及非賣品亦於閉會後一星期內憑收據領回。
- 七 所有出品由本會負責保管，如有意外損失，應請出品者原諒。
- 八 收件處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藝風社。
- 九 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籌備委員會修正之。